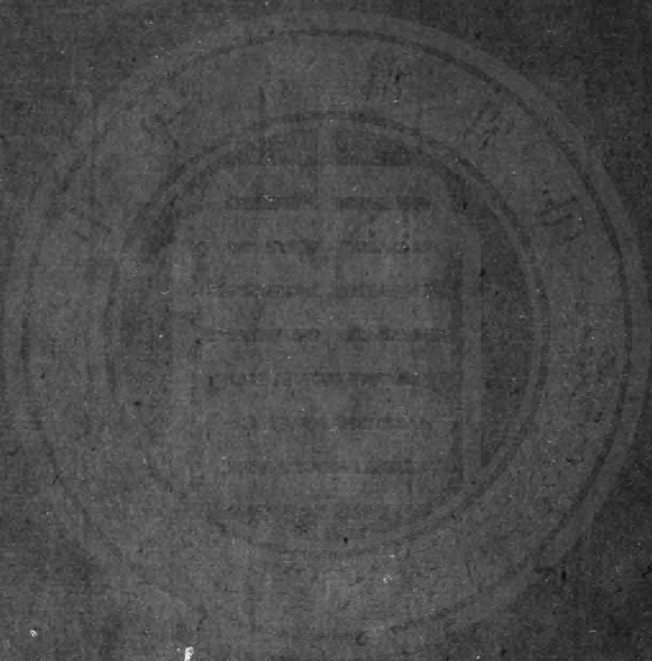


880
8655

903
2119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八

學海堂



易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乾象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晉象傳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
 大明離為明坤為順乾為大明坤麗乎乾成離故曰順而麗乎
 大明大謂乾非謂離也乾中爻有伏坤火外明中黑象之故離
 為火坤色黑故火中黑乾九二日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坤為文
 柔來文剛故曰文明乾中伏坤坤為地地上稱田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之象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終在上始在初舉終始兼
 包六位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成者卒成之終初猶隱而
 未見行而未成自始至終方成六位文言曰知至至之言乎始
 故曰可與幾幾者事之微知終終之言乎終故曰可存義義者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一
事之質始乎微終乎質故曰易之爲書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
爻相雜惟其時物故曰六位時成始謂初非謂元終謂上非謂
貞此言六位不言四德傳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也天有陰
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天地之氣必有終
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革於四盛
於五終於上所謂大明終始者指六位明矣六位有虛實虛暗
實明六位皆實爲大明說者又謂聖人大明乎乾道之終始乾
道大明豈待聖人而後明哉學者不知乾爲大明而以離當之
離可謂之文明未可謂之大明也曷爲未可謂之大明陽大陰
小陰卦多陽離陰卦也烏可謂之大哉乾六位純而不雜故象
六龍時乘者初潛二見三行四躍五飛至上而窮窮復反下是

謂時乘言各以其時也或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則日月
爲大明矣坎離皆曰大明奚爲不可獨以大明屬之乾何也日
月得天而能久照日得天而大明於晝月得天而大明於夜日
月之明皆天明也故易獨以大明屬之乾參同契謂月三日生
明於震震一陽生也十六日微闕於巽巽一陰生也八日上弦
於兌兌二陽生也二十三日下弦於艮艮二陰生也三十日消
滅於坤全體皆暗十五日盛滿於乾全體皆明是爲大明蟾蜍
與兔魄日月氣雙明坎離合於乾也故曰與日月合其明黃帝
內經謂天氣清靜光明而藏德者也天明則日月不明說者謂
天所以藏德者爲其欲隱大明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
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董仲舒曰天藏其形而

見其光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莊子在宥篇廣成子語黃帝曰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坤為黑故至陰窈冥乾為大赤故至陽大明孰謂莊周不聞道哉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後儒說易者皆不及故特揭以待後之學者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夤音延厲无咎說文云夤敬惕也易

曰夕惕若夤愚謂夤从夕夤夕惕之貌因時而惕故曰若夤古者夤讀如延夤緣莊子佗延緣夤與乾協說文罔引乾九三爻辭一佗夤一佗厲者後人亂之也厲乃占辭與悔吝等安得屬上句乎失之甚矣三與五皆得正故同功五多功三多凶何也按九居三凡三十二卦其占凶者四卦而已大過離漸小過而云多

凶者易尚中正而尤貴中中能兼正正不能兼中故有多凶之戒蓋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乾三謙三夬三皆曰君子大有九三曰小人弗克言占者小人弗克當天子之享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言小人以力故用壯君子以德故用罔用罔者謂不用彊梁之力也既濟九三曰小人勿用言命將出師小人不可當其任然則九三為君子之爻信矣乾鑿度以爻之得正者為聖人君子失正者為庸人小人自一軌七百六十季至四十二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季以一卦得正之爻為享國之世數故名世軌雖其說甚誕然以十二辟卦言之復初陽得正為聖人臨二陽失正為庸人泰三陽得正為君子大壯四陽失正為庸人夬五陽得正為聖人乾上陽失正為庸人姤初陰失正

為小人遯二陰得正為君子否三陰失正為小人觀四陰得正為君子剝五陰失正為小人坤上陰得正為君子其說固不可信而以卦爻分君子小人亦必有據矣乾乾蹇蹇猶肅肅雖雖說者謂重乾重坎非也君子夫夫則又何說乎白虎通曰陽不動其道无以行陰不靜其化无以成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曰反復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董仲舒曰冠之在首立武之象也立武嚴威其像在前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武王克商虎賁說劔豈任武殺然後威龍戰於乾亦象立武立武在後故羣龍无首蓋古之神武而不殺者夫董仲舒曰陽道无端而貴神无端故无首龍不見首故稱神鷩冠子曰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

其首亦見老子目為背為後行其庭不見其人是隨而不見其後也

乾為龍為首見羣龍无首是迎而不見其首也故曰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

本夫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許叔重曰木下曰本一在其下木上曰末一在其上此植物也植物然動物亦然一在上者天也故首戴天本乎天者親上也一在下者地也故足立地本乎地者親下也人從生禽獸橫生四足者頭俯二足者頭昂然足皆立地舊說本乎天者動物本乎地者植物失之動植然水火亦然冰流涇謂下涇水就下也天生水天產本乎地故水行地中火就燥謂上燥火炎上也地生火地產本乎天故火在天上近取諸身則足少陰太陽水也水流下行而不能上故在下部

乎太陽少陰火也火炎上行而不能下故在上部上者本天下者本地也舊說同地注水溼先流於薪施火燥先然亦失之水火然風雲亦然雲上乎天乾為龍故雲從龍雲出天氣也非本乎天者親上乎風發乎地坤為虎故風從虎風出地氣也非本乎地者親下乎萬物皆然其理可悟鳳鳥來儀從者萬數聲應氣求聖化物觀水流溼說文幽溼也俗誤為濕濕古溼字水名之濕為下溼其誤已久矣濕他而反溼失入反見龍在田時舍也時舍讀為田舍東郊之舍若云未為時用則德施何由而普天下安得文明也時舍對時行時乘乘則行舍則止乘則駕舍則稅駕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明者見龍之象也未為時用蓋龍德而隱者與二日時舍三曰行事三行二舍各因其時初時潛二時舍三時行四

時躍五時飛至上而窮故亢亢者不知時也時進時退時存時亡而不失其正謂之時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乾為野陽為龍陰為血何以知乾為野也說卦傳曰戰乎乾乾西北廣莫之方故稱野京房云居西北之分野陰陽相戰之地天與火同人本乎天者親上故曰同人親也地生火地產本乎天故親上乾為野火上同故曰同人於野則野非乾而何陰陽相薄故稱戰陰其類也故稱血乾純而坤雜陰疑於陽疑之言擬也直謂之陽不可故擬之曰陽陰陽兼天地雜故曰其血玄黃言非純也許慎說壬位北方陰極陽生故曰龍戰於野戰者接也陰陽交接卦无傷象坤伏乾戰乎乾出乎震坤一變而成復矣色表而血裏表陽而裏陰故不

言色而言血也坤十月之卦十月為陽故稱龍乾坤交會於戌亥之都故稱雜干寶謂陰陽合而同功戰者陰陽合也虞仲翔曰天子地癸相得合水故陰陽相薄而戰乎乾乾鑿度曰乾坤氣合戌亥奄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乾氣白又九月十月節故曰秀白然則野者秀白之州也在兌坎之交故曰奄受二子之節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驢如說文云驢者馬載重難行六二乘剛之象也驢誤為班馬將行其羣分乃長鳴故曰班馬之聲班猶分別也失屯遭之義矣震馬馬足一其足曰馵音環二其足曰馵言有絆之者故駢驢而不進六二之難其象如此坎馬為曳故四上皆有遭如之象如古而字寇指坎坎為盜難生亦指坎難生於寇也二五正應陰陽之美象婚媾故曰匪寇婚媾天地不交曰否剛柔始交曰屯天地交曰泰泰之所以成泰者天下降地上升昏禮親迎法之陽下陰也九五陽不下陰空有雲雷不能成雨故屯其膏女歸待男行男不下女故女貞不字然雷動滿盈始雖屯膏終必遇雨二五得中且正初逢屯難卒成泰交故曰十年乃字言十年者數終於十疋成於十

詩云一發五豨吁嗟乎騶虞梁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臣虞人翼五豨以待之故一發中五虞人謹慎其職志厚意盡故歎之也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言林麓非囿也无虞則司獸失其官矣往而弗舍必至窮困古文麓伦鹿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故書曰大麓今鉅鹿縣取名焉陸佃曰澤獸為麋

林獸為鹿故林屬於山其文從鹿麓者鹿之所在麋性喜澤鹿
 性喜林詩云瞻彼中林牲牲其鹿牲牲狀鹿之多惟入於林中
 空林之象也漢光武初為蕭王獵於野王路逢二老者即禽問
 日禽何向也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願大
 王勿往屯互坤坤為虎三入林中上為敵應此人即禽虎亦即
 人之象故往吝逸周書大武解有五虞五虞者一鼓毛疑二備
 從來三佐軍舉旗四采虞人謀音媒與五後動撚之撚乃珍蹂
 也蹂其後而從之此從禽之所以必有虞人也故曰无競惟害
 有功无敗謂競思害功思敗是為虞人謀无虞亦无謀動斯迷
 矣君子幾不如舍幾者虞機舍者舍拔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於度則釋詩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奉牡
 者虞人舍拔猶釋括見禽而後從則舍无不獲无虞安得有牡
 乎張機而待不能獲禽君子舍之舍拔而已言无所獲也解上
 六射隼獲之自上射下其勢順故有獲屯六三從禽舍之自下
 從上其勢逆故无獲无獲而仍往必困窮矣吝當作遴行難也
 屯之義也解上屯三皆體震震動象弩機坎弓離矢解互離屯
 離象半見其器未成故動而无獲解上待時而動屯三動非其
 時坎為狐兼有禽象故解三為隼屯上為禽何以知屯上為禽
 也以象辭知之象言即鹿者從禽古音禽往吝者上窮凡象言
 窮者皆指上也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二五四初皆正應故皆稱婚媾然四
 求初失男先之義初求四有接上之嫌二者无一可且卦之戒

辭曰勿用有攸往而四曰往吉无不利何也如謂四承九五自知柔弱不足以濟屯初有陽剛之才為民之望故往求之共康時難不曰求賢而曰求婚媾又何也卦辭曰利建侯侯有同姓異姓庶姓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為異姓異姓者婚媾甥舅重婚曰媾若齊太公周之元舅世為婚姻然則異姓之侯故曰婚媾初當建為侯建之者五求之者四故曰求婚媾四才柔暗而象曰明何也離火外明坎水內明天下至明者莫如水故祭有明水明火則水火皆明矣必離而始稱明固哉知人之明自古難之矣漢光武失之龐萌曹孟德失之張邈諸葛武侯失之馬謖而蕭相國獨得之淮陰侯淮陰侯乃楚之亡將碌碌无能者耳何所見而曰為國士且曰國士无雙非天下之至明孰能與於

此屯難之時天造艸昧不求國士焉能成大業哉上六君側之小人六三其敵也鹽鐵論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不其然乎屯外卦坎故四曰明五曰光五未光者上六揜之故五之明不如四也初位下上位高賈誼曰位卑而義高者雖卑亦貴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謂兩坎在下為雨雷雨在上為

雲雲雷密雲不雨故曰屯其膏詩曰陰雨膏之雲行雨施故象曰施未

光即顛謂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屯其膏者久陰不雨之象陰小陽大其占為陰柔小人守正則吉陽剛君子雖正亦凶初之盤桓蓋隱者與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

然則上有屯膏故下有隱賢盤桓者隱之象也卦惟一陽在下羣陰滿朝故有此象如能建侯以康屯難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象所謂施未光者以此易傳曰陽无德則旱陽无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所謂屯其膏也初雖得民而居卑賤之位盤桓棲遲遯世无悶九五陽无德故初九利居貞說者謂五爲初逼蓋以初九象辭大得民而爲之說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初九以賢以道得民於下而以魯之季孫魏之司馬比之豈其然乎二陽之卦屯頤頤初在下豈能養人者哉不能養人焉能逼君胥失之矣其所以失者在誤解得民故舉周官九兩以證明其義焉崔子弑齊君不殺晏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自古賢人在下未有不得民者

周之二老漢之四顯皆是也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康成曰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今其下民謂坂曲爲盤蜀中夔道至險難其俗爲之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權氣與天通然則初九盤桓險中之象故彖曰難生天地閉賢人隱剛柔始交而難生未可有爲盤桓不往非隱而何

九二包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物生必蒙故乾坤之後繼以屯蒙屯則建侯以治之蒙則立師以教之不知義理謂之蒙蒙由於不學不學由於不教教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此之謂善教善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魁人名士在乎疾學疾學在乎尊師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慚

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是以往教不化召師不化師必勝理
行義然後尊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卦之四陰皆蒙也初
發蒙四困蒙五童蒙惟三行不慎所謂不屑教誨者故不得與
於蒙之列九二包之上九擊之皆師道也訓蒙而至於擊之君
子以是操之爲已蹙矣然書有教刑禮威榷楚爲師者徒包之
而不擊之亦何以發其蒙也發蒙者擊之所以禦之如禦寇然
禦寇之道在未至而豫禦之猶發蒙之道在未發而豫禁之春
秋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子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
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
豫禦之也故曰不利爲寇利禦寇其道在家人之九三曰家人
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君子賜與其家亦猶慶賞於國忿

怒其臣妾亦猶刑罰於萬民若是則何嗃嗃之有君子事父如
事君事兄如事長使子如使民若是則何嘻嘻之有嗃嗃失於
嚴嘻嘻失於褻與其褻也寧嚴父道猶師道師道猶君道故曰
家人有嚴君焉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陰陽應象大論篇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
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注云陰凝上結則合成雲陽散下流
則注爲雨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地雲憑氣以交合故雲出天
愚謂需雲上於天六四出自穴所謂地氣上爲雲雲出天氣也
穴在地地氣上升於天則成雲而爲雨雨出地氣故曰出自穴
內卦乾爲天天氣在下地氣在上則成雨不曰雨而曰血者坎
爲血卦也卦无殺傷之象象曰順以聽安得相害相傷王注失

之至上而窮窮復反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故上六日入於穴
 一出入其象昭矣出則雲凝入則雲散亦无險極而陷之象
 天文箕為敖客東北之星天位也故乾三陽有敖客之象焉張
 嘯為厨主觴客上六象之位乎天位者九五一人而已三人雖
 不當天位而為天之敖客上六敬之如大賓故終吉凡客必速
 不速似失禮而上能敬之則雖敖客亦不敢慢故象曰未大失
 也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需有坎離三四五氣味兼焉
 故九五有酒食之象而上六客來亦以此鍼解篇曰人陰陽脈
 血氣應地注云陰陽有生成交會脈血有盈虛盛衰故應地愚
 謂氣陽血陰雲雨之象人氣行為血地氣蒸為雨豈必殺傷而
 後為血哉人之一身氣為衛血為榮氣主响之血主濡之氣行
 而不留血濡而不滯如環无端轉相灌注此之謂順反是則逆
 逆則生病故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在人身為氣為血為竅在
 天地為雲為雨為穴而人身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以
 通榮衛其在天地則竅於山川而出入氣通焉此需四上一二陰
 所以取象於穴與俗儒之說易見血謂之傷見穴謂之陷不知
 易象者也險極則平何陷之有

天與水違行訟訟之象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之義也水流
 溼火就燥乾為燥坤為溼故水與地為比天與火為同同與比
 皆順從也天水違行違則逆矣焉得順從不順從故訟火生於
 溼水生於燥鶡冠子曰地溼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傷於燥
 則地不生火傷於溼則天不生水京房曰天下見水陰陽相背

物何由生謂傷於溼則天不生水萬物生於水火天不生水則物无由生此天水違行之義也荀爽謂天西轉水東流失之矣天西水東始雖相背後卒相逢是合也非違也卦名爲訟何哉訟之言凶也險而健謂之凶京房曰金與水二氣相資父子之謂健與險內外相激家國之義水違天猶子違父是爲倒子亦曰徂子堯子丹朱之象也書云嗣子丹朱開明見史記帝曰吁嚚訟可乎嚚訟者頑凶也又曰无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佗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此之謂頑凶頑凶者險而健也故丹朱有嚚訟之目卦名訟者以此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其象見於召南行露之詩行露者訟之辭也強暴之男信以凌貞女貞女不從故訟其首章曰厭浥行露露雖湛湛見陽照消會不崇朝不永所事之象也其次章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其卒章曰誰謂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言視牆之穿知鼠有牙視屋之穿疑雀有角鼠信有牙矣推類求之雀雖无角而似有角焉小有言之象也其事不永其辯卒明初如貞女其象亦如之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水違天猶子違父臣違君皆曰訟不必聽訟然後謂之訟也克勝也臣與君爭不勝而逋剛來得中幸而獲免其象在巧言之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職爲亂階旣微且廋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河之麋乃其邑也无拳勇微且廋故不克訟居河之麋歸而逋也爾勇伊何其形健也爲猶將多其心險也爾居徒

幾何邑人三百戶也此周之逋臣訟二象之爻言无眚象言患至二得中故无眚而免於患者以此春秋衛之孫林父乃臣與君爭而勝叛據於戚者也吳季札自衛適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臯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猶在殯而可以樂乎君謂獻公遂去之而不宿焉叛據於戚竄也辯而不德自下訟上也燕巢於幕患至掇也懼猶不足焉能无眚其危甚矣孫林父之免於戮也幸矣哉上九終凶而爻不言凶何也九雖居終而位在上非自下訟上者故不言凶自下訟上者不臣不臣者殺春秋僖公二十有九年衛殺其大夫元咺衛侯鄭歸於衛公羊子曰此殺大夫其言歸何歸惡於元咺也易於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言元咺有不臣之臯衛侯得殺之豈徒三褫鞶帶而已乎故自下訟上其象在二而不在上也上者災及其身不子者用殄厥世易象成而亂臣賊子懼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戰國策曰寧為雞尸毋為牛從然則為尸者九二也一陽為尸羣陰為從三體柔而志剛不為從而亦欲為尸故凶春秋宣公十有二年晉楚戰於邲是時晉荀林父將中軍中軍者軍之元帥所謂尸也林父欲還不欲戰其佐彘子不從故荀首曰此師殆哉有帥而不從彘子尸之必有大咎尸之者即六三之輿尸故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輿尸者師之進退以輿為主凡帥師者謂之帥賦輿故曰輿尸楚令尹南轅反旆

王用伍參之言改轅而北則師之進退在輿明矣或訓輿為衆失之然則輿人亦非衆與曰非也一輿有七十五人故曰輿人

孰能正之

輿人即車人也周禮縣師職云會其車人之卒伍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鄭康成曰王者習兵

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愚謂三驅驅之言法也所

以遮禽獸驅通佗陸省佗去田獵有驅逆之車故春秋左氏傳

曰千乘三去

音驅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二去猶二驅也上林賦

曰鼓巖簿縱獠者江河為陸泰山為槽注云因山谷遮禽獸為

陸長楊賦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禽

山西自袞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羅罔罝罟捕熊羆豪豬麋

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

獸其中焉陸而曰周是合圍也失三驅之義矣且發民捕獸亦

非邑人不誠之義也魏書蘇則傳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上大

怒收督吏將斬之則諫乃已三驅失禽古之禮也失鹿斬人異

哉然則三驅之禮自漢以來不行久矣三驅者三面遮禽獨開

前面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上在後初在前虞仲

翔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愚謂初

六爻辭曰終來有它吉初不應五故曰它五不及初故曰失人

皆知得之為得不知失之為得失之乃所以得之也故前禽雖

失初六終來猶禹征有苗攻之則逆舍之則格惟能格之故能

來之彖曰不寧方來此之謂也不寧者不寧侯謂諸侯之不來

惠學士易說

朝者不寧方來則莫不來矣不來者惟上六耳故六爻上獨凶或謂三驅者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克君之庖此殺也非驅也驅當訓為陸谷永曰大路所過黎元不知所謂邑人不誠也

不淫於獸不擾於民古之田禮如此故九五顯比取象焉

上六比之无首凶乾无首吉比无首凶陽吉陰凶首皆指上也

逸周書武順解云元首曰末末在上其象為首其義為終自下至上

為終自上无首者无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故象曰比之无首

无所終也左傳風淫末疾末疾者首疾謂風淫則頭痛是為頭

風故賈逵注左傳亦以末疾為首疾謂風眩也杜預撥弃漢注

以末為四肢失之矣首在上不在初程傳首為始亦失之比卦

有始无終故後夫凶首非始也四末見內經然內經仍以四肢

為本首為始亦見爾雅然爾雅以徂為存亂為治曩為鄉故為

今古訓各有所當豈徒一端而已說文木下曰本一在其下木

上曰末一在其上木心曰杗古文一在其中人身亦然足為本

首為末心為中木无頭曰杗古文此後夫之象與比无首猶木

无頭杗者孤臣孽子不得志於君親孤立於外窮无所歸者也

豕傳謂其道窮者以此故曰知始无終厥道必窮易林比之繇

云鵠足却縮書獨切不見頭目足指初頭指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小畜內卦本

巽初變為乾故稱復呂氏春秋曰本无異則動率有喜初為本

陽為喜陰動變陽復其本矣无異者言不異心於應也高誘謂

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所謂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不曰无

咎而曰何其咎者初居世四應之畜乾者四也則初不能无咎矣然初與二牽四與上合明初不應四四亦舍初異德相違同德相合何咎之有故初復自道二亦不自失者以此坎為血上

既雨故血去乾為惕

乾三夬三皆稱惕

三說輻故惕出明三不能進上

來合之四上交孚則畜道成矣故无咎巽為風風化為雨故曰

既雨

內經曰風淫交爭風化為雨

巽為婦婦道无成雖正亦危故曰婦貞厲

月十五盈乾甲十六見巽辛卦內乾外巽故日月幾望風行明

不處既處明不行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臯人也故曰君子征

凶大畜陽畜乾至上而道大行小畜陰畜乾至上而德積載積

者陰氣也陰伏而沉故稱積載者陰德也厚德載物故稱載至

此則陰疑於陽故又稱疑疑讀為擬與載協言陰不能獨成必

與陽合而後畜道成也王弼謂大畜之盛在四五失之矣彖曰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止健者上也四五何與乎或謂小畜六四

象辭上指五亦非也二稱妻上稱婦皆象四則四上合志又何

疑助之者五也故曰富以其鄰四上皆鄰於五而五能以之明

畜道之成五實有力焉

周易集林雜占曰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小畜上九有既雨

之象巽化為坎也

當說曰坎曰至人凶三爻同謂皆言凶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於大君九四履虎

尾愬愬終吉彖傳曰履柔履剛也履與乘承不同乘者剛在下

柔自上乘之承者剛在上柔自下承之乘多凶承多吉履者不

止亦不下非乘亦非承蹂其跡而隨之或謂兌柔履乾剛非也

虞仲翔謂兌剛齒非柔其說良是六三志剛安得柔乎且卦象

虎尾以乾為虎亦未之前聞而仲翔謂履與謙旁通謙坤為虎
且為尾乾為大乾兌乘謙震足蹈且故曰履虎尾其說殊鑿履
者踐也下則陷上則危故詩曰履薄冰易曰履虎尾卦互離巽

離日巽股體皆不正故有眇跛之象巽為躁卦故又象武人

初爻 體柔而志剛有武人為于大君之象四多懼故曰愬愬

終吉三正當虎口故曰噬人凶三兌四乾皆象虎尾吾不知乾

履兌乎抑兌履乾乎附說皆未見其然也漢光武幸章陵舊宅

燕宗室宗室諸母酒酣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而柔今迺能

如此光武聞之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然則履虎尾

而不噬者亦唯以柔道行之而已列子曰順之則喜逆之則怒

凡有血氣者皆然逆而犯之未有不怒者也故養虎之法不敢

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

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順者固

不使之怒亦不使之喜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非

中也馴之以順調之以中乃所謂柔履剛之道雖猛虎亦可化

為仁焉三陰居陽而凶四陽居陰而吉无他一逆一順也是謂

迎隨迎者迎其方來逆而犯之故未免噬人之凶隨者隨其方

去順而從之故終得愬愬之吉彖傳曰說而應乎乾明非兌履

乾亦非乾履兌說而健和而嚴喜怒不形順逆兩化萬物為一

體異類皆同儕何虎尾之不可履也或曰四承夬履之五安得

不懼然則人臣之事暴君其猶履虎尾與誠得其道又何暴君

之不可事哉卦之始終本末惟上與初復之元吉在初所以開

其先也履之元吉在上所以善其後也君子不以隱顯異心亦
不以窮通改節獨行願者初之窮居不損大有慶者上之大行
不加自始至終猶本及未視履於上一如素履於初則履道成
矣上九所謂其旋者以此天道盤旋不愆於素故履初曰素履
上曰旋者祥者祥有善惡未定之名繫以元吉則大善而无纖
介之惡矣復起於初履成於下故曰復德之本履德之基本在
初基在下成於上者未有不基於下者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九

學海堂

易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於中行荒古作荒說文云
水廣也又大也包荒用馮河水之廣且大者莫如河非包荒之

象與王弼訓荒為穢失之

荒漢隸皆作荒見季廉柳敏碑又堂邑令費鳳碑云大荒无射之月則知

荒古皆作荒矣

愚謂廣大為荒包荒者包容廣大廣大者聖人主泰之

心故象曰包荒得尙於中行以光大也正大光明包荒之義盡
矣太玄曰淵潢洋包无方馮河者包荒之象非暴虎馮河之謂
也果斷剛決奮發改革是王安石熙寧之政適足以亂天下而
已莊子曰河潤九里九者乾陽之數河發源於西北從乾位來
九二適當其位故取象於河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謂不泄狎近

賢不遺忘遠善不遐遺者不忘遠也邇莫邇於朋謂初三兩陽
 二與之比所謂密友親賓二若以為朋而泄狎之則非大公至
 正之道矣朋亡者不泄邇也古无朋黨之名訓朋為黨失之解
 二陽為朋而不相比朋之遠者也泰三陽為朋而相比焉朋之
 邇者也故解四朋至泰二朋亡坤喪朋有慶音復朋來无咎亦
 若是而已坤羣陰為朋故欲其喪復一陽无朋故欲其來此易
 之所以取象於朋也豫四一陽无朋與復初同義蹇五二陽為
 朋與解四同義咸四三陽為朋與泰二同義而成四不中不正
 故有朋從之戒不若泰二之正大光明詩曰景員維河言景大
 貞均如河之潤无所不
 包此馮河
 之象也
 否之象傳曰內小人而外君子然則內三爻皆小人矣否初象

辭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王注云志在君故不苟進豈有小人
 而能不苟進者哉自古小人君子皆志在君者也小人而志在
 君則必長君逢君其志從君不從道君子而志在君則必匡君
 拂君其志從道不從君故否泰初爻皆以拔茅取象泰初君子
 爻繫以吉喜之也否初小人爻繫以貞戒之也言能如是則為
 君子貞不如是則小人吉而已否二爻辭所謂小人吉者以此
 象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然則外三爻皆不利矣而九四
 爻辭曰有命无咎疇離祉何謂也疇與儔通蓋謂儔匹指外三
 陽太玄曰陰窮大泣陽无介儔離之劇同一陽也无介則儔離
 劇有命則疇離祉劇言惡則祉言善矣有命者天之命與非也
 春秋之義有君命則書非君命則不書九五中正居尊有命者

五之命也否泰皆人爲之非天命之唐開元用姚崇宋璟而天下大治疇離祉也天寶用李林甫楊國忠而天下大亂僣離劇也當天寶之初張九齡猶在位而志不行非所謂陽无介與无介者謂无助也一君子豈足以勝小人哉否至四而君子之志行故至上而小人之否傾焉上之傾否實本於四之志行四之志行也九五大人之所以吉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爻言有命象言志行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之謂志行小人從君者也焉能行故君子尚志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說者謂苞桑言其固非也諸侯亡國自稱喪人桑之言桑也繫於苞桑者喪亡之象也古者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者吉主練祭以之桑者喪主虞祭

以之既練而埋故曰桑主不文則桑非吉祥明矣苞謂巢餘亦柔脆之物故詩云苞有三蘂草遂葺達何固之有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於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於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繫苞桑猶繫葦苕焉爾若曰危哉危哉喪也其將至哉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鄭康成謂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日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也我與汝亦皆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康成此解雖與孟子不同然實有至理孟子斷章取義非正然则无道者引不亡之徵故自比於日有道者抱其亡

義也之恐故自比於桑日者實也桑者喪也觀彼之凶則知此之吉矣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一說休否者世亂思治民勞思休苞桑沃若其下可以休焉詩

云苑彼桑柔其下侯甸苑茂貌甸言陰均人庇廕其下者均得其所賈逵云桑者木中之衆禮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射天地四方者取其長大能統衆也故曰繫於苞桑苞桑而云繫者周官以九剛繫邦國之民繫民必以信不信雖固結之渙然離矣故曰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今夫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惟其信之故能繫之惟其繫之故能休之昔者太王去邠邠民信而從焉由是亡國而得國无民而有民雖去邠而復興於岐山之下故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春秋紀侯大夫去其國穀梁傳曰大夫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誠如是則與太王去邠何異紀侯安得亡哉

六二同人於宗吝舊說謂應在乎五唯同於主用心偏狹鄙吝之道後儒從之且爲之訓曰宗黨也謂二同於五爲黨也獨不思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三五交孚君臣一德何吝之有卦辭云同人於野亨乾爲野互巽爲同二上同於乾中正而應亨通之義也則又何說而取吝哉易之取象各以其類同人曰野曰門曰宗曰陵曰壙曰郊則宗非黨明甚按禮記檀弓鄭注宗在廟門內之西牆然則宗猶壙也三之象與四與二僅隔一壙四欲同於二而三爲壙以隔之故曰乘其壙三應五而比三三在內卦之上有門內西牆之象同人於門內未爲大同二不同於五而同於三則吝之道也三爲離火惡人二與之比故有戒辭焉京氏謂少者爲多之所宗大有六五爲宗

則同人以六二為宗矣六五得尊位大中六三雖得位得中小
 而位卑故吝其說亦適當剛存之京氏曰火土見金二氣雖同
 五行則悖吉凶之兆在乎二五愚謂同人象革皆火承金六微
 旨大論言承氣有六金位之下火氣承之亢則害承乃制謂金
 亢則傷於燥火制金使不至於亢同人之象也先號後笑克用
 大師言金之遇火以相克者相成故象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之與二大言陰與陽小言夫與婦乾位西北亦非純金金畏
 火故先號然非純金而兼壬水水壯火妃婚而就火其意樂火
 故後笑說本素問難經存以備攷一說得備曰克謂克三也言
 相克者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所謂同心之言以此春秋齊
 侯取運
 何休曰以伏言語取之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艸冬生不外者名曰宿莽
 陵謂山陵離騷云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王逸注云
 阨山名搴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
 陽也夕入洲渚采宿莽下奉太陰也然則陰為宿莽坤伏乾中
 是謂太陰太陰指二陽為高陵乾位天德是謂太陽太陽指五
 伏於宿莽以窺二升其高陵以望五故象曰敵剛也離為伏戎
 乾為大師地中有水得乾中畫可謂之師未可謂之大師離陰
 在中故稱伏伏則安能興乎至三歲而大師與伏戎散矣故象
 曰安行也虞氏云爻在三乾為歲故稱三歲
 大有初九无交害隨初九交有功交皆謂上下交大有隨初皆
 敵應敵亦曰交有功斯有害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

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謂近相比遠相應情生利偽
生害相感則相取相取則相攻所謂交之害者如此晉文欲納
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
吉孰大焉古享饗通大有九三有功而王饗故有此象占曰小
人弗克言君子有功小人有害故象曰小人害也占者視其人
以定吉凶初九之交也雖无功亦无害故曰无交善初交四四
不正疑有害然四匪其旁惟其正古旁彭通詩云祀祭於祊祊謂門旁故祊从示从旁省祊
說文化繁然則祊或从彭或从旁省其義一也王注彭作旁必有據矣謂旁行而不流故不失其
正也其才明明生正初雖交四四不害初豈非以其正乎三有
功兼有害初與三非比非應故无交亦无害者以此隨初亦交
四四亦失正而初在道者也震為大塗故曰在道四與之交孚

故曰有孚則初有功於四矣初震之主震動則明雷在地中巒
晦入息雷出地上蠱也昭蘇蓋明則動動則明故雷電相應明
動相資初之有功於四者以其明也故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
必離而後為明失之則矣凡陽皆明離陽附於陰故麗而明坎
陽陷於陰故幽而明曰陽止於上故定而明震陽起於下故動
而明明尊盛於乾故曰大明自此退於巽掩於兌而滅於坤
象曰地中有山謙說者謂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下非
也象曰地中不曰地中見乃謂之象地下有山其誰見之於是
學易者謂易有虛象矣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聖人曷為
設此虛象以惑人哉重乾而象曰天行者天行不息故上下皆
天重坤而象曰地勢者地勢不平故高下皆地然則天中有地

地中有山地在天中僅一點耳山在地中亦不過一抔土一拳石而已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此謙之情謙之義謙之象也太玄以少象謙得之矣若云至高而居於至卑無論其无此象即有此象而意中先作一高之想復設一卑之形又抱一屈之憾何謙之有乎此不知易象亦不知地理者也晉陳遵善於地理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之地崑崙最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乎地最高為崑崙猶天最高為北極北極不可見故崑崙亦不可見欲求其地以陳遵打鼓法求之即得之矣說者謂地无崑崙亦可謂天无北極此不知地理并不知天文

焉知易象哉最高者地中也北極為天中崑崙為地中大以穹隆之山而托體於廣大之地一逼而視之非不穹隆也遠而望之曾不及培塿乃謂山至高地至卑豈其然乎君子觀地勢不平之象故多者利用衰少者利用益則物得其平矣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多寡多於滿衰者滿之招寡寡寡於謙孤寡不穀自謙之稱益者謙之受一衰一益乃天道地道人道鬼神之道也哀鄭荀董蜀才皆倫梓取也字書倫指廣雅云培減也謂杯其多益其寡愚謂衰斂也多則斂之寡則益之

六三盱豫悔盱訓為大漢書谷永傳廣盱營表晉灼曰盱大也晉吁初應四故鳴豫三承四故大豫說文云盱張目也亦張大之義翕目為冥古瞑字俗倫眠張目為盱上六冥豫與六三盱豫相反一翕一張皆不可長故上成有渝三遲有悔而上獨繫以无咎

有內視反觀改過之漸无咎者善補過故不言悔其象爲事有成成有變變有渝渝无咎說者以冥豫爲昏冥不反安得有渝且无咎乎樂不可極故大豫悔生變則得正與上相應故不言凶凡象言窮皆指上豫之窮凶不在上而反在初者初臨世上應四故意得而鳴極豫盡樂在初而不在上也王注失之豫本震卦初變爲豫小人臨世故六爻初獨凶升極則消豫極則變故豫上无咎升上利貞而皆曰冥者陰稱冥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也

秦諸子之書皆言筓不言簪惟一見於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衣於裳注云簪連也謂衣裳殊復者連衣裳不殊之及其襲也則去鬢筓用桑鬢謂會髮仍言筓不言簪則簪非聚髮之筓明矣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此漢人之說不足據也古易簪佗哉與得協宜從之禹貢赤墀鄭本尙書墀佗哉孔疏云哉墀音義同考工記搏墀之工然則合土之工爲搏墀哉者合也蓋哉蓋簪皆連合之義或依晉易作簪亦可蓋言連合友朋則近於黨故九四未免於疑召公猶疑周公周公安得不恐懼乎爻言勿疑猶勿貳行之以誠毋貳爾心則志大行也爻言得又言疑象言志得謂其志得疑謂其志疑爻象互相明學者尤當玩大都疑國大臣疑主四多懼近也疑則安能无懼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
明何咎初剛來下柔內卦之主故稱官六二乃門內之人九四
敵應其同德也初能近舍門內之交而遠交同德則貞吉而有
功陽為明震為道初四交孚二陽相合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
不可建故初曰有功四曰明功陽明陰暗陰道无成陽能幹事
象言明功者以此三稱得四稱獲三求四四獲三皆非其正故
曰其義凶也隨家陰隨陽陰不能獨立故陰為陽所牽陽為陰
所係隨三陰皆稱係謂係於陽其係也或係初或係四或係五
其心不專其係亦不固故象曰弗兼與又曰志舍下言係此則
失彼係上則舍下惟其所擇而无適從皆未盡係之之道者也
至上而窮獨係於五其心專其係固非徒係之又拘而維之其
結綳繆而不可解雖弓膠必百幹不足以喻焉苟无禮義忠信誠
懇之心以泄之焉能使係之之固至於是哉此大王遷於岐山
幽民從之之象也故曰王用亨于西山周之王也始基之矣故
稱王王指五象言窮者謂係之之道至此而盡亦至此而極矣
兌陰揜陽故兌五孚於剝隨陰從陽故隨五孚於嘉陰為剝陽
為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者事也故六爻皆言事獨上九一
爻高尚其事言非无事亦非在事外其事在千古不屑屑於一
國一家之事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也貴者天爵位者人爵
止九有天爵无人爵王弼謂初上无陰陽正位誤矣无爵位故
亦无民人說者謂乾无陰故无民如其說則乾五亦无民豈獨

止乎聖人伦而萬物睹首出庶物而萬國寧萬物萬國皆民也孰謂乾无民哉乾上有悔者亢也高而不亢何悔之有大有大畜之上九皆曰尚賢豐上无人无賢人也則上九一爻誠非賢人不足以當之矣易尚賢人尤重高人故位於王侯之上而加以高尚之名太玄羨首之上九曰高人吐血猶詩云傾人之軸益言病也至戰國而妾婦之道盛行於天下於是世无高尚之人矣其時有好事者造爲太公誅狂裔之說韓非稱之日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見也太公望誅之周公且曰狂裔天下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正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安得謂之亂法易教而聖人伦易曷爲而倡此亂法易教之辭太公望之賢或不及周公之聖然亦何至悖戾若此哉韓非又謂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不畏重誅不利厚賞不可以罰禁不可以賞使此之謂无益之臣當以太公誅狂裔者誅之然則韓非之死晚矣世稱李斯妬而殺之非也漢有商山四人者其高尚猶周之二老司馬溫公修通鑑削而去之豈非通人之一大惑乎

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臨无咸象而初二兩交皆繫以咸何也臨觀反對故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二陽在上羣陰觀之爲求二陽在下羣陰從之爲與凡易言與者皆相與也臨三比二而相與於二臨四應初而相與於初臨五應二而相

與於二臨上非此非應而志在內之二陽大過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亦見於此故臨謂之與言羣陰皆從陽也无心之感爲臧令夫鼓琴者按暉求之七弦无不相應然猶一琴而已試以兩琴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官官動鼓角角動无心之感也有心之感不靈雲從龍風從虎龍无心於雲而雲從龍虎无心於風而風從虎非感之至靈者乎鳳飛而羣鳥從之者萬數鳳无心於羣鳥而羣鳥從焉琥珀拾芥磁石引鐵物類之无心而相感有如此者故天地无心而感萬物聖人无心而感萬民此卦之所以名臧也臨之初二兩爻亦无心而感羣陰羣陰尊不從之故皆繫以臧臨者以此然則臨二象辭所謂未順命者何哉周官有師氏保氏兌講習臨教思師保謂之臨故曰无有師保

如臨父母臨之二陽有師保之象未順命者言師保君之所受

教而非奉令承教於君者也

古未與非同義呂氏春秋未无知也猶非无知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愚謂陽一陰二一陽也復二比初臨三比二皆有含一之象故

六二休復六三甘臨休與甘皆美也則宜皆利矣乃復二吉而

臨三无攸利何哉象曰位不當也蓋以甘臨未爲不美美而无

攸利者失位使之然本非其咎也王弼謂甘者佞邪說媚不正

之名誤矣甘臨猶甘節一當一不當非皆以其位乎甘節者當

位以節甘臨者失位以臨則其无攸利也宜哉然人情喜甘而

惡苦臨三正當兌口故稱甘有喜而憂何咎之有且既憂之雖

有咎亦不長矣故節三之嗟臨三之憂皆當兌口爻皆繫以无

皇清新集 卷三 易學士 十一
咎者以此佞邪說媚不正之小人安得无咎而說媚之人又安得有憂之象也易重時與位非其時无其位則仲尼爲旅人畏於匡絕糧於陳微服於宋固无攸利矣然而何損聖人之德故凡易言无咎者皆君子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臨者非耳目知巧之謂也故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有所不聞則聰有所不見則明有所不知則知去三者則治任三者則亂豈非以一人之耳目知巧爲不足恃乎今夫爲車者數官然後成爲國豈特爲車哉眾知眾能之所合而成也大君臨朝千官奔走莫不盡其巧畢其能故大君之所不能也乃能之大君之所不知也乃知之恭已修德而天下化成

矣然則大君无爲故能使眾爲大君无能故能使眾能大君无知故能使眾知且天下至大也一人至寡也而恃一人之耳目知巧欲以周乎天下焉往而不窮窮而反以自多此之謂重塞之主孔子恐人以耳目知巧爲知臨也故特爲之揭其義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其示人者切矣極者中也極爲天樞極星雖動天樞不移天之中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建極所以行中繫辭曰易有大極大中謂之大極六五得中九二應之以剛不自用而用人故其象如此用中於民舜之大知漢明察察其知小矣况作聰明知能聰明者乎是故有道之君用其中以涖民而不言知能聰明知能聰明者下之事也所以用知能聰明者上之道也握萬物之原官諸生之職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

一行中而大君之宜盡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四謂之賓何也蓋聘賓也虞翻注

引詩莫敢不來賓

齊魯韓三家詩

則四為類聘之賓矣故象曰尚賓古

尚上通明聘賓有介上賓謂正使之賓國之卿也何以知之以

聘禮知之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

入請觀者觀國之光也曷為謂之光春秋傳吳季札聘魯而請

觀於周樂得聞十五國之風雅頌及六代帝王之樂見舞韶箠

而有觀止之歎焉晉韓宣子聘魯而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然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盡在於書古者請

觀之禮如此此之謂國之光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

之否謂四爻變為否乾風行著土而照之以天光故在異國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然其言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

美具焉庭實雖多玉帛雖美不過國之財賄而已曷足謂之光

而以此區區為天地之美乎周史之說陋矣孔子觀禘禘之灌

也威儀最盛故子欲觀之威儀亦國之光也適齊聞韶重篳協

帝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光皆見於韶與若夫陳庭之楛矢楚

江之萍實周廟之欷噐孔子亦觀焉均未足謂之光也聘賓請

觀而訝帥之三與四比訝之象與觀光者自門而入得其門者

或寡矣初之童觀二之闕觀皆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

之美百官之宜富者也聘日歸大禮自聘至私覲凡十餘節蓋

至日中而後禮成又有受饗餼之禮既受饗又祭其祖禰如饋

食則日暮人倦可知而汲汲於請觀者蓋以大觀在上故急欲

觀其盛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者亦以此說者謂使者公事未畢而私為道觀且以聘禮記為誤失之甚矣請觀者先請而後觀不與受饗同日也請者請於主君在受饗之後觀則異日可知禮樂詩書光於千

古威儀辭氣光在一身觀者觀諸此然則上九曷為而曰志未

平觀有山岳之象安得平志未平者中正以觀天不貴而不驕

高而不充與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言大君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廣之之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孔疏謂膚是柔脆之物故後儒從之去祭

有膚鼎肉之柔脆陸而易合者如其說則安得有滅鼻之象乎

噬膚滅鼻猶易林所謂齧糜毀齒矣其道理者也言糜粥不毀

齒猶膚肉不滅鼻故曰失其道理易之取象豈若是哉愚謂噬

膚猶剝牀以膚切近災者故象曰乘剛也按漢書哀帝冊勉其

舅丁明曰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頽師古

云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明乃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不忍加

法也六二切近初故象噬膚君子之用刑也有不忍之心故六

三小吝九四艱貞六五貞厲皆有戒辭焉六二體柔而中正用

刑於初加自齧其肌膚初剛小人也故痛懲而大戒之至於滅

鼻其傷甚矣而其占无咎者蓋其用刑雖不若九四如矢之直

六五如金之明斷獄无取於剛全言明也內經曰金發而清明故廣雅以清明為金神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

注云金剛物言能照見其精故六五爻辭曰然其不忍人之心得黃金五體離而得中黃言中金言明也

雖異體而有肌膚之愛故服辜受刑之人至於傷其息主而終

无怨心其占无咎者以此噬嗑四互坎是是為膚為鼻鼻沒坎

水中隱藏不見故有此象一說膚微脆鼻堅強以微脆之形陷

堅強之體積漸使之然六三乘剛之象也初剝見象鼻二柔如
 膚而乘初故其象如此古有剝字例學為突古作剝子為幻古作
 然則卦有倒象古矣剝與泰之類文人至其剝其息主而
 六三賁其須須當讀為斑按禮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
 象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斑庚氏
 云以鯨魚須飾竹成文象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下卦本
 乾柔自坤來文剛而初剛不受飾故二上三三五震震為蒼
 筮竹而二來文之魚須飾竹之象也初應四故義弗受二飾三
 比三故二與上興而三有濡加之象說者謂自三至上有願象
 二在願下象須其說似是然初象趾二象須須不當在趾上失
 其義矣賁為雜色雜色為斑孔子卜得賁曰不吉以其雜也物

相雜謂之文故賁為文象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見王肅讀如
 奔古奔斑同音故賁古作斑通作般假借字見集韻然則賁與
 須皆可讀為斑也一說須訓動爾雅有須屬須屬者獸曰鬣人
 曰橋魚曰須鬣者奮迅橋者天橋須者鼓顛皆狀其動兒故象
 曰與上興興者動之象言二隨三動其占在三三吉則二亦吉
 矣故三有永貞之戒而二不言吉凶
 上无白賁无咎白者五色之一色非无色也攷工記畫繪之事
 後素功謂畫繪之功素在後蓋皎皎者易汚故畫繪先布采後
 加素然後五色宣明故曰素功言功成於素也子夏問詩素絢孔
 子以後素解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其
 不學禮故雖有美質而終不成然則畫繪之功成於素忠信

之質成於禮上九賁之成故曰白賁无咎後儒謂白賁復於无
色似誤解雜卦傳傳言賁无色非謂白无色也无色則闇焉得
白乎賁无色者猶序卦傳所謂致飾然後亨則盡也說文曰白
西方色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賁上一陽合二陰所
謂分剛上而文柔者安得謂之无色哉物至西方則老書曰皤
皤良士仡仡勇夫仡仡言其壯皤皤言其老也月白為皎日白
為曉鳥白為皤人白為皙霜雪白為皚艸花白為肥玉石白為
皜老人白為皤故賁四稱皤賁上稱白蓋西方之象若此

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巽木為牀故皆稱牀辨為分別古
文作光象指爪故虞翻曰指間或曰足上初為足二為光牀第

不論闕宮人之象故六五稱宮人太玄內首之次二曰邪其內
主迂彼黃牀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黃牀象坤陽主外陰主
內故曰內主初二皆在內而位下非內主乃宮人又遠於上故
剝足剝辨猶未成災至四切近則災成矣月暈於外其賊在內
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此切近災之謂也苟不遠之則挾媚道用
奄變至於醜毒扼味无所不為焉得寧乎三居五陰之間亦在
剝之之列而其占无咎者應乎上也宮闈之內若見鷹鷂眾女
爭先一入獨退反觸羣陰之怒焉象言失上下者以此六五比
於上而獨親故不稱剝巽為魚陽包陰故稱包陰從陰故稱賁三與五
皆陰三失之而五能以之則五為內主眾陰皆從明三亦在貫魚之次
矣五得中而承上蓋內主之正者也內主邪利用遠內主正利

用親故日以官人寵无不利坤為輿艮為廬上為果剝於上而復生於下者果之象也天地之心亦於碩果不食見之晉書后妃傳曰

化醜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琳之連後星剝取象於琳以此

復亨出入无疾剛反故亨反復故疾疾謂勝復之動時有常而氣无定也天有六氣上三氣天主之下三氣地主之上勝而下病下勝而上病上勝則天降氣而下故下病下勝則地氣遷而上故上病一升一降一出入而病生焉勝復无常數有勝則復无勝則否復已則病不復則害此傷生也說者謂有勝无復復氣已衰衰不能復天真復以而生意盡矣然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復見天地之心蓋以此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復而反病者居非其位謂客居主位則主勝之故反病一陽來復為主於內

居得其位故无病虞仲翔謂入巽以坤為疾出震成乾故无疾

其說得之又云十二消息不見坎象非也坎離震兌四正卦十

二消息皆不見豈獨坎乎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

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陽復於初所謂歸根復命也

何疾之有哉彖傳曰剛反何也老子曰反者道之動蓋言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頻古作顛水厓也从頁从涉一為水顛之類

一為顛蹙之類故舊注云頻復顛蹙之兒後人別作濱字為水

濱而省顛作頻為頻頻之類訓為比不訓為屢屢古作婁後人加尸何以

知之以法言及廣雅知之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鷓斯言人之

頻有如鳥之羣故楚語曰羣神頻行注云頻也也也行猶羣行

也於文相背曰此相次曰比故廣雅云頻頻比也蓋本法言而

為之訓如其訓則頻復者此復也此與獨對初為卦主四得正而應初故曰獨復復而云獨者言四初相應從道不從人也三不中不正遠初而比二二近初而下之故爻曰休復象曰下仁二不能獨復比二而偕復也逸周書諡法解云擇善而從曰比六三比二偕復是謂擇善而從故象言義无咎者以此如屢失屢復則无恆之人也无恆之人繫以无咎恐无是理後漢呂布傳稱布性決易所為无常其督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如屢失屢復而繫以无咎則呂布亦可謂之无咎矣有是理哉頻訓為數見於廣韻不見經傳及先秦諸子史漢等書僅一見於列子黃帝第二篇 汝何去來之頻蓋煩誤為頻也逸周書樂有二豐豐有三頻三頻猶三多也晉孔晁訓頻為數失之 列子為後人所亂

焉足信乎史記多俗字頻皆改作濱惟六國表秦靈公八年城

塹河頻仍作頻不作濱蓋表讀者少故无人亂之毛詩頻皆改

焯矣不云自頻後漢顯宗紀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唐章懷注

仍舊頻不作濱云仍頻也說文仍訓為因仍舊謂之因古未有訓仍為頻者乃

後世方言非古訓也後漢鮮卑傳頻寇漁陽惟此一見而已前

漢武帝紀天漢元年應劭注云頻年苦旱頻年猶比歲漢書皆

曰比歲不曰頻年頻訓為比起於西漢之末頻訓為數起於東

漢之末遂行於晉盛行於唐古无是語或曰據說文當依舊注

為允蓋有過而頻蹙於外則知其自訟於中厲者不安之貌頻

復之厲猶不節之嗟戚嗟其聲頻蹙其色皆狀其悔過之情故

皆繫以无咎然則頻巽吝何也巽而頻則巽非出於其志矣謙

車逐順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故象曰志窮言志窮而頻蹙形於外也繫之以吝不亦宜乎

詩曰國步斯頻毛傳曰頻急也急猶蹙也謂日蹙國百里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復者德之本本在初上其末也坤為先迷上居其末尤遠於初故其象如此德之本在身故上六爻辭皆據人身取象迷者心也心者身之君也神明之所出也師者肝也肝者身之將也謀慮之所出也用行師者膽也膽者身之宰也決斷之所出也一心迷惑天君亂矣由是神明无主謀慮不臧決斷不果天命弗祐災害迭生逆從倒行亡神失國則行師安得不敗國君安得无凶哉靈蘭秘典以人身十二藏為十二官心者君主之官肺者治節之官肝者將軍之官膽者中正之官膈中者臣使之官脾胃者倉廩之官大腸者傳道之官小腸者化物之官腎者伎巧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君明則下安以為天下則大昌君不明則十二官危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君不明者迷復之象其宗大危者以其國君凶也人身為國心為君眾官之所同宗三官失其職而心受其凶矣十二官尤重三官心為主而肝膽輔之此師之九二所以承天寵而懷萬邦師之上六一將功成於是開國承家而奉大君之命焉復之上六三官失矣故又有十年不克征之象正與師上大君相反故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乾二有君德師上有君道復上反之其心迷矣迷而求復雖復亦凶易林復之繇曰三足无頭頭古音徒不知所之心狂精傷算使為明不見日光此上六迷之象與

存故岳從古讀今當遵之育萬物者時也春息百長夏賞五德
 秋行五刑冬收五藏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
 空風雨時五穀實艸木美多六畜蕃息所謂時育者如此
 卦名无妄故有无妄之人无妄之福无妄之災何謂无妄之人
 四為或人三為邑人初為行人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恆故稱或
 或之者疑之也四互艮巽艮為手巽為繩內卦本坤坤為牛九
 四以手持繩繫牛之象三四皆人位四兼而三正故三稱邑初
 自外來又體震故稱行坤巽為震牛象不見四繫之而初得之
 所謂无妄之人也何謂无妄之福牛以耕初得之二无以耕故
 有不耕不蓄之象富者福也也不耕而獲不蓄而畚不望福而福
 自來故象曰未富也猶莊二十云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言非
 數數然求之也呂氏春秋云武王至殷郊不耕而獲謂不戰而
 克之猶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所謂无妄之福也何謂无妄
 之災凡物失而復得者不為災睽初喪馬震二喪貝濟二喪茀
 皆當位故皆失而復得坤牛變震馬一失而不可復得者也二
 當位故失之而反享其福三不當位故失之而獨受其災匪正
 有眚至上而窮故上九无攸利所謂无妄之災也九四无福亦
 无災故无咎非為邪非離羣故可貞貞則无常者有常无恆者
 有恆故象曰固有之也四亦匪正獨无眚災豈非以貞邪春
 秋許世子止不嘗藥直書弑其君蓋以藥弑之故象曰无妄之
 藥不可試也其防微矣臣子之於君父无事不極其謹嚴况有
 疾飲藥而可以試之乎試之而益其疾或因是而遂卒雖无弑

君之必而以弑君之舉加之其誰曰不可五居尊位九四承之
以貞故勿藥有喜亦獲无妄之福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
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冲人瘳愈所謂勿藥有喜也金滕之禱
為冲人古有是說今之偽金滕豈足信哉史記蒙恬傳及魯世家亦云然而載璧秉珪則武王也
分爲兩事

天在山中大畜說者謂地以上皆天攷之厯象地之上下四旁
无非天也地在大心之一點說見法麻五運行大論篇帝問岐伯

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大虛之中者也帝曰馮
乎馮古馮字岐伯曰大氣舉之也所謂十氣者天之氣王冰亦謂造

化之氣任持大虛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為其乘氣執不得速焉
凡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愚謂物生乎氣氣本乎

天故山能生艸木而興寶藏者天氣在其中也如中无天氣則
山塊然一拳石耳焉能起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哉不

知天觀諸日日无時不行行乎地上為晝為明為晉行乎地下
為夜為闇為明夷明夷誅也墨子曰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

紂以此三聖王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言有道誅无道
也故曰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說者訓夷為傷失之甚矣日出

地平明乎上也日入地平明乎下也故曰用晦而明一出入
皆在天上其明不息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者以此或訓夷

為滅尤失之妄澤能滅木地豈能滅日乎明夷本无傷象而序
卦傳云夷者傷也蓋謂文王大難箕子內難故曰傷若夫日行

天上晝夜常明何傷之有人隔地平故算之見算之見而因謂

之傷可乎學者不明厥象焉能明易象哉不大畜則不大行畜
之厚斯行之遠故山中之天取象於天衢天衢者房南二星北
二星爲兩表中閒爲天衢之大道黃道之所經也蓋天道於是
大逝矣故傳曰山川精氣上爲列星此之謂也生氣通天論曰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其氣九
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故小而一物大而山川莫不
有竅而天氣通焉釋名曰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曰山宣也謂
能宣散氣生萬物也山中无天何以宣氣而生物乎天在山中
實象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六五豮豕之牙吉褚氏云豮除也謂除其
牙豮訓爲除未之前聞也虞氏謂劇豕稱豮說文豮豮豕也豮

非子亦云豮豕自豮俗名爲劇豕本剛矣劇乃性和雖有其牙

不能爲害愚謂童牛豮豕幼小之名按爾雅豕子豬豮豮豕幼

聽音注云俗呼小豮豬爲豮子最後生者爲么豚然則童牛爲

小牛豮豕爲幼豕信矣大畜畜物之家故取象牛豕四五兩陰

之象也王弼謂童牛象初豮豕象二失之矣牛豕皆陰非初二

陽剛之象且大畜養賢獸畜之而豕交之豈養賢之謂哉止健

者惟剛上一爻剛畜乾故卦名大畜說者遂謂四畜初五畜二

豈其然乎牙鄭康成讀爲互互見周禮張衡賦置互擺牲是也

陸佃謂牙者畜豕之牝東齊海岱之閒以牝繫豕說文豕象繫

豕之形豕繫二足其行豕豕然則牙與牝皆施於足也在手日

手以前足當幼小之時禁於未發蒙以養正作聖之功故四有

喜五有慶者以此莊子謂泰氏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孟子亦云舜居深山與鹿豕遊此四五兩陰所以取象於牛豕也地

秉陰竅於山川天氣於是通焉四五兩陰為竅一陽在上為衢俗書互作下故康成讀下為互王弼訓為齒牙之牙非也陸甸以下為牴得之孔疏訓積為防鑿矣

頤上止下動全卦之義止吉動凶外三爻止也故皆吉內三爻動也故皆凶六三動之極故曰大悖上九止之終故曰大慶音

此全卦之義也故六二爻辭曰頤征凶蓋言征凶僅指一爻而已故加頤則征凶通指全卦象言一爻爻言全卦互相備也後

儒誤讀失其義矣正古音區與頤協故曰顛頤拂頤有龜象者經於上顛末也指上非初明甚

外陽內陰陽象甲陰象體而初在下象伏龜伏龜者靈龜也龜能食氣食氣者神明而壽故稱靈頤十一月之卦其位在北龜

為玄武蟄伏之時初陽在下象之鬼谷子曰養志瀟靈龜志者

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故心氣一則欲寡欲寡則志不衰志不衰則理達而和通和通則亂氣不擾於胸中故善

養者必先養氣志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志意不實由是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養之道在寡欲故瀟靈龜

內卦為震其體決躁志為欲所使不能不妄動以于時故有朶頤之象喪其神而失其靈先王之所以寶龜者以其靈也龜失

其靈曷足貴乎爾謂初我謂上上為卦主故稱我初本也上未也舍本而觀末此之謂失其本心故凶虞翻好言象謂晉離為

龜晉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如其說則晉四為龜曷為取象於鼠乎必離而後為龜固矣哉虞翻之言象也或云艮為山龜亦非

艮在上不在初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然則卦之四陰皆養於上矣虎視之占非吉有官鄰金虎之戒焉張平子曰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官鄰卒於金虎官鄰者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世治則爲臣世亂則爲鄰也金虎者石氏星經曰昴者白虎宿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亂之象也逐逐爲官鄰眈眈爲金虎其衰周之兆乎而其占无咎何也傳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施其澤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澤刑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眈眈逐逐何咎之有趙王遊於圃與左右觀虎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

過於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必舛然則虎視眈眈非盼然環其眼與虎視者視上也上有以養之又有以馴之故无咎初九觀我亦觀上初遠於上故曰觀四近於上故曰視朶頤者動於欲也逐逐則得其欲矣上施光下皆得其欲也故曰安高在乎同利上稱高下同利故上安管子曰民之所欲飲食也足其所欲則能用之矣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艸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力然則其欲逐逐物之情也天下豈有不贍其欲而能用之者哉春秋鄭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无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爲政者上九受賂者四陰四陰皆得其欲則事无不

建功无不成故曰大有慶也逐逐漢書敘傳作泚泚音泚曰六世
眈眈其欲泚泚注云眈眈威視兒泚泚欲利兒舊說皆誤故正
之或曰頤取象於虎何也頤養也養者攝生之道也老子曰善
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言養正
者虎兕不能傷故取象於虎也韓非解老曰人獨知虎兕之有
爪角也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故不免於萬物之害晨昏蒙犯
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君不忠則刑濫之爪角害之處鄉
无節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无限則瘞疽之爪角害之由此
而推則出好興戎隘腊遇毒言語飲食亦皆有爪角害之者也
故君子慎之節之虎兕有域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
諸害矣故曰頤貞吉養正則吉言養正者萬物莫能害此之謂

春攝生

大過九二象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凡乘承比應皆謂之
相與大過二五敵應故說易者謂二比初二比初者相與之常
何過之有程傳謂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
常其說近乎戲矣爻辭不明者賴象辭以明之若如程傳則又
何賴乎象辭而爲之贅說哉蓋嘗反覆思之而未得其解獨虞
仲翔以爲過以相與者九二過五而相與於上九五過二而相
與於初大過之家无所不過其說甚明而後儒皆莫之信者拘
於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之例愚謂比五一陽上下皆應初六
應五故有宅吉豈必二五方爲正應頤四陰皆養於上故六二
六四皆曰顛頤釋言曰顛頂也注云頭上廣雅曰顛末也未在

上不在初自上墜下謂之顛故曰高位必疾顛在上故稱高未
聞在下而謂之顛也初九靈龜僅能不食而已且初方朶頤亦
思求養於人焉能養人自古豈有在下而能養人者哉六二六
四皆曰拂經蓋上九非至尊之位居至尊之位者比之九五下
皆順從故頤之拂不如比之順也比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說者以顛爲
初大有害於理後儒不講小學故誤信王注其害如此易无達
例故曰不可爲典要俗儒拘守舊例未可與言易也易言象不
言例例隨象變以象言之本大而末小巽爲長女而在初本也
反謂之少兌爲少女而在上末也反謂之老本小而末大有是
理乎然則少女指上老婦指初仲翔之說亦非无據仲翔說易
失之巧故穿鑿最多獨此一條不傷於鑿以其得象辭之義也

易之應變動无常蒙二包四陰萃四據三陰小畜上下應乎四
同人衆陽宗乎二大有上下應乎五謙衆陰宗乎三觀衆陰觀
乎五臨之上六志在內之初二兩陽象辭所謂過以相與者不
獨大過一卦爲然矣蓋以卦名大過故孔子於大過一卦言之
餘可類推而俗儒拘守舊例固矣哉舊例本於乾鑿度凡卦三
畫以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陽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
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
之上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謂之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枯楊生稊老婦得
其士夫无咎无譽二爻之象一指初一指上聖人作易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取諸身者莫精於古醫經當以古醫經證之卦有

初上兩爻猶人有上下兩部上寸下尺尺者髓之根猶初者卦之本難經曰人之有尺譬如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髓有根本人有元氣故上部无髓下部有髓雖困无能為害然則枯楊者枝葉枯槁猶人上部无髓困之象也稊者楊之根枝葉雖槁根本復生猶人下部有髓元氣尚存雖困不害故取象老夫女妻老夫者枯之象女妻者稊之象初陰在下非稊而何初象白茅柔在下也陸農師謂列子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俗讀為頰形聲兩失茅之始生日稊詩云手如柔荑黃稊一也則稊似指初陰矣象言過以相與何也陰陽相與有當時有反時有過時帝乙歸妹為當時老婦士夫為反時老夫女妻為過時當時為嘉反時為醜過者无傷象言過者以此曷為過者无傷也初

過慎上過涉皆无咎一過以相與亦无不利大過之家无所不過故知過者无傷難經曰十二經髓皆係於生氣之原謂腎間動氣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髓平而外者生氣獨絕於內也楊枯於下莖發於顛是為狂發狂發則內之生氣絕矣猶人寸口雖平而尺髓已絕故象曰何可久也本象稊末象莖皆狀其弱以髓之尺寸驗之又何疑乎子初以虞仲翔之說為不可易及三復古醫經然後知虞說於象辭為順於卦義未足故兩存以待後之學胥夏小正柳稊稊也者發字也季一作葉見太平御覽復六三類復厲无咎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後漢趙溫曰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說文曰類水厓人所賓附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顛蹙不前而止然則顛復者不涉也顛蹙不前而復反謂之顛復雖无休復之吉亦无滅頂之凶其所以无凶者不涉故也涉則滅其頂矣焉得无凶乎復三雖有過中道而復故曰一爲過大過上六固有過矣而復涉焉故曰再爲涉涉而不復反至於滅頂仍勇往而前遂至从而无悔故曰三而不改滅其頂凶而皆繫以无咎者當不得不涉之時有不容復反之勢又有不可復反之心故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顛涉皆从水說文顛从頁从涉俗解失之君子濡跡以救時過涉猶濡跡志在救時誰得而咎焉風俗通曰涉起於足足一躍三尺再躍則涉愚謂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涉从水从步步長六尺以長爲深則涉深六尺過涉則水益深故有滅頂之象顏之推曰自亂離以來

每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行誠
季而見賊履仁義而得臯喪身以全親泯軀以濟君君子不咎也

九五坎不盈禔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禔晉易作祗
說文及京氏易皆作禔音支又止支反安也老子曰曠兮若谷渾兮若

濁靜之徐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
新成不盈者道之冲淵乎似萬物之宗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是
以大道可名爲小可名爲大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言大
盈乃不盈不大故能大坎二五得中故二曰未出中五曰中未
大未出中故求小得中未大故禔既平求者未得而欲之之辭
禔者既得而安之之辭二求而五安之皆小而未大可名爲小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一
不可名爲大言安於其小終未能戒其大非大盈若冲之謂也
故曰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江海所以能爲百谷
王者以善下之聖人後其身先其民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坎
五中未大猶屯五施未光不能善下焉能爲百谷王僅可安旣
平之福而已君子憂其或竭也安得靜之清動之生哉此漢之
元帝也雖安先帝旣平之福而孝宣之業衰焉其占无咎者以
其得中也得中而未大蓋惜之之辭行有尙往有功有功則可
大不行之謂平中未大者以此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
已其行无止平則止矣何由而大乎管子曰水平而不流无源
則邀竭此之謂也不流亦不竭惟井爲然不爲江海而爲井无
志於大安於小成故君子惜之一說中未大者聖人終不爲大

故龍成其大其說亦通然於爻義未足仍兩存焉
九三日月之離日中則昃中前中後皆曰昃逸周書曰日之中
也昃月之望也食周禮朝市於東昃市於中夕市於西玉弼云
日昃明將沒是以昃爲夕也失之矣日中正在天心之一線未
及一線已過一線謂之昃中則日之正中頃刻而已趙襄子曰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故象曰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物盛則衰樂極則悲之象也
勢之方盛其發也如火熱如雷霆必須其自衰而後爲之故良
工之治病无刺焯焯之熱无刺渾渾之脈无刺漉漉之汗方其
盛時勿敢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明夷南狩志大得也而仍

戒其不可疾者以此四在重離之間蘊蘊而暑熾熾而熱赫赫
炎炎所謂勢之方盛也九四剛而失正突如其來逆而犯之由
是在上者出涕成嗟不安其位一夫作逆玉石俱焚投火焦糜
從灰皆滅於斯之亂生人幾亡野有燎原壑无完柩而作逆者
亦始而焚繼而外終而棄其來也如疾風其敗也如飄蓬此之
謂突突之言逆也上九因九四自衰之勢奉王命而出征王者
之兵有征无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而天下復安矣豈非所謂
因其衰也事必大昌者與明夷闇君在上故稱大首重離亂臣
在四故稱折首上九乃王公之位故稱玉王謂五天子用兵稱
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
王弼云突如其來日出失之二四皆象日也口中如探湯日始出

也滄滄涼涼安得有焚如之象乎說文倒學古子為恣古突倒

子者亂臣賊子若後漢之董卓梁之侯景後魏之爾朱榮唐之
安史其象皆如是虞戴德曰父之於子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
事父有臣不事君反天而倒行是為例子天地之所不容故象
曰无所容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澤損澤山咸皆取象於澤何也
澤為日月往來門日出澤日入於澤四正之體上虛下實萬物
燥澤能潤天地怒澤能悅萬形惡澤能美澤滋萬業帝王灑之
天地之和氣也山下有澤澤氣上通山上有澤澤氣下通通則
虛虛則能受書曰謙受益故易取象於地山謙山者虛而能通
常受澤之益有似乎謙故謙取象焉然必先損之而後能虛人

之充塞於胸中者忿與欲二者而已忿不懲欲不窒則中實焉
得虛故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人之所多者忿與欲也故哀之
人之所寡者道與義也故益之哀多益寡謙之象也亦損之道
也損之又損以至於虛虛能通氣受益無窮矣老子曰常無欲
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近取諸身肝竅於目肺竅於鼻腎
竅於耳脾竅於口心竅於舌目欲色鼻欲臭耳欲聲口欲食舌
欲味故易於頤之六四繫之辭曰其欲逐逐逐者言其多也
豈非有欲之竅口實尤甚乎若夫天地之竅則不然天地竅於
山澤其相感也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然後知無欲之爲妙也人身之竅無欲亦如之則與天地同其
虛亦與天地同其妙矣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神者至貴也
故館不辟除貴人不舍掃除不潔神不留處此之謂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陽在初爲潛陰在初爲浚潛與浚皆言
深也恆之浚猶乾之潛潛則勿用浚則勿求何凶之有浚恆之
所以凶者何哉孔子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初以求而得凶明
矣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故无求无求故无悶太玄養之初
一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惟无求者能之恆內卦巽也巽爲進
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浚恆者躁之象也不能深根寧極而待
乃躁以求焉故凶太玄銳之初一曰蟹之郭索後蚶黃泉言多
足之蟲不及无足之物蟹之躁求若蚶之靜也故曰蟹之郭索
心不一也心不一故有求非所求而妄求之故无攸利誠能若
蚶之无求焉則不至於凶矣蚶藏於淺雖淺何傷龍潛於深雖

深何害蚘之蠢龍之靈相萬也然其无求則一而已孟子謂求
 之有道求在外者求則得之求在我者求在我者吉求在外者
 凶浚恆之凶求在外者也或云始求深者學之始求至於周孔
 治之始求及於堯舜誠若是則求在我者而謂之凶可乎堯舜
 周孔人人可為惟病不求耳則又何病於求哉君子之於事君
 也信而後諫其於治民也信而後勞未信於君而犯之未信於
 民而毒之皆始求深者也春秋浚洙公羊傳曰洙者水也浚之
 者深之也賈誼帝屈原文曰襲九淵
 之神龍兮物深潛以自珍
 故曰潛與浚皆言深也

上六振恆凶按振恆說文作楛恆楛柱砥也後世用石古用木
 震巽皆木震陽木巽陰木故取象於楛楛當在下今反在上故
 象曰楛恆在上大无功也飛楛浮柱苒苒扶頌楛之功也下木

上末本大末小乃物之恆是能以能固而无崩壓之患故曰金楹
 齊列玉鳥承跋楹為柱鳥為砥跋為本移本作末倒而置之本
 小末大非物之恆必不能固其占為凶不曰无功而曰大无功
 者以此古柱砥用木故有倒置之象楛一作振上居震極故曰
 振恆其說亦通然按震卦三曰蘇蘇上曰索索則初震不及三
 四震不及上故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則恆之上六似无振象
 仍當作楛為允恆有鼎象異者惟上六一爻上變為恆之鼎其
 占大吉蓋鈗宜在上故吉楛宜在下故凶兩卦象辭皆曰在上
 合而玩之一吉一凶其象昭然矣振恆者動之象也動則變變
 則大吉何凶之有其占凶者豈非動之象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閔居五爲飛龍在天非可遯之地位乎天德非安遯之時而其
遯爲嘉其志爲正其占爲吉此殷之祖甲逃於民間之象也祖
甲者武丁之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
於民間武丁卒立祖庚祖庚立十有一年崩而後祖甲卽位故
无逸稱之以爲殷之三宗僞孔傳謂湯孫太甲蓋以外傳有祖
甲亂之之語故信傳疑經失之甚矣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
甲則三宗次第秩然何得以後及前紊其敘乎鄭康成之說必
有所據當從之兄終弟及正也廢兄立弟不正也去不正而歸
於正焉可謂能正其志矣推而廣之荆蠻之大伯西山之夷齊
皆遯之嘉者也至德无稱求仁得仁非志之正者與然則九五
正志六二固志何也遯乃乾之二世卦二臨世上應五其位不

向而其志同固志者必遯者也遯二算之說猶乾初不可拔皆
遯世不見知而无悔者惟君子能之其心不轉故稱執其位在
中故稱黃其體柔順故稱牛其時將變故稱革假令六二遯之
志不固與其類而偕進焉則遯變爲否矣遯之未變爲否也六
二執之之固也故否三爲小人遯二爲君子陽大陰小大者不
皆君子小者非盡小人學易者當知之王弼以遯二爲小人不
知易象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輓卦以九四成大壯則
四爲卦主壯傷也故利於止蓋進則不免於傷止則何傷之有
故大壯則止九四爲藩以止之則下三陽皆不得進韓康伯謂
大正則小人止非也小人用壯焉能止乎彖曰大壯大者正也

九四失正故有貞吉悔亡之戒三上相應三往上上來三而四
爲藩以絕其往來故三上兩爻皆有觸藩之象四力能止之三
羸上艱其困甚矣終不能遂焉則四止之之力也然四體震震
爲決故藩之決也四自決之震爲躁故輓之壯也四自壯之車
之止也設藩即藩盾見周官車之行也設輓不能止於其所乃妄動而
欲止進焉則失大壯止之之義矣故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言
其不能止也陽盛於四躍而上焉孰能禁之則貞吉悔亡爲戒
辭明矣言能止則貞吉而悔亡如妄動求進安能免於悔哉觀
彖知卦觀象知爻象象兼觀則幾乎全說者謂九四有可進之
象則象傳曷爲而有尚往之辭四失正小人用壯故尚往後之
學易者詳焉

晉象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蓋外卦本乾而
坤以順麗乎乾故有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坤爲馬離
爲晝日乾爲大明而坤麗之其象爲公子重耳伯諸侯以見天
子其光耿於民者也則康侯指六五明矣六一王母宋儒謂陰
之至尊非也晉悼公卽位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則
婦人年老者亦可稱曰王母矣豈必陰之至尊哉坤爲母二中
正故稱王母則介福正受之王母指二非指五也五爲康侯安
得稱王母乎卦四陰二陽三陰皆吉六三失正亦曰悔亡二陽
四貞厲止貞吝然則柔順者吉而陽剛不免厲與吝焉晉者進
也故六爻皆言進之之道初進之始二進之中初摧如二愁如
皆進而未得志者也人三爲眾二曰眾允則內卦三陰皆志上

行所謂柔進而土行者指內卦三陰亦明矣初未受命而曰裕
進毋躁也二中受福而曰貞進以正也三雖失正而曰允進以
信也五順麗乎大明乃進之大得志者而曰失得勿恤則君子
進身之道合四陰觀之幾乎備矣患得患失者小人也君子進
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恤之有誠能失得勿恤則吉
无不利往有慶焉錫馬之多三接之寵所謂慶也則六五非康
矣而何唐王季傑討契丹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占者謂
鼠坎精也已而軍敗季傑外離為晝四互坎象鼠晝伏離為牝
牛故止象角皆知進而不知退者與君子進身之道无取乎剛
進而以剛者急功名之士顛冥於富貴之地者也然進身雖宜
柔道而立身則仍以剛乾之初九遯世无悶樂則行憂則違確

其不可拔惟剛者能之莊子亦云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
反一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根寧
極孰能拔之非天德之剛者哉故晉之四陰必合乎乾之初九
而後進身之道乃備上九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何也春秋
定公十有一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者魯之邑圍
成者伐邑也何休謂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而不服不能
以國為家危之故致之所謂厲也范甯謂以公之重而伐小邑
則為恥深矣故曰貞吝莊公二十一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
且穀梁傳曰國而曰伐於餘且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
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公也此厲吉貞
吝之義也離為戈兵而上九剛進之未故其象如此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單騎起於春秋盛行於戰國自古未有聞焉太玄逃首之次三曰兢其股鞭其馬逃利益單騎之灑磬控縱送皆由於身手而股之用力居多故曰兢股鞭馬逃之利也明夷六二亦有股夷馬拯之辭則似單騎自古有之非起於春秋矣秦送重耳二比三三互震震為馬馬之壯者也二順承三三拯之得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夷於左股尚可也故吉六四入於左腹猶六二夷於左股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上為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二象股四象腹此之謂國體自內出外謂之左宦亦曰左遷晉語士蒞曰太子君之貳也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注云左猶外也二四皆謂之左者豈非名為股肱之臣而實弃之名為腹心之佐而實外之者乎

四獲上猶二順二上暗二明故二吉而四不言吉始入雖危後終得出所謂王子不出我乃顛儕者與初先遠引二四亦委曲艱難而後遠去不去者惟六五一爻而已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一說明夷六四月食之象內卦離日三互坎月月上日下地隔其間日月相望食之象也入左腹象始虧由左入中出門庭象復圓由中出外月食於闇虛闇虛者地影外卦坤闇虛之象也漢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從左太史占曰凡日食從上失君從下失人月食亦然入左腹者從左左也右左臣之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
易說
吳惠學士
學海堂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由身而至於一家由家之九族而至於百姓由百姓而至於萬邦而成時雍之化風俗大和此王假有家勿恤吉之義也然則象言交相愛何哉墨子曰天下之亂何自起起於不相愛子不愛父弟不愛兄臣不愛君父不慈子兄不慈弟君不慈臣而天下亂矣是天下之亂起於不相愛則天下之治由於交相愛雖然猶有說家之人吾愛之塗之人吾亦愛之然而吾愛塗之人終不若吾愛家之人者何也則親親之說也親其親於父子父子子則

皇清經解卷三百一十一

學海堂

易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由身而至於一家由家之九族而至於百姓由百姓而至於萬邦而成時雍之化風俗大和此王假有家勿恤吉之義也然則象言交相愛何哉墨子曰天下之亂何自起起於不相愛子不愛父弟不愛兄臣不愛君父不慈子兄不慈弟君不慈臣而天下亂矣是天下之亂起於不相愛則天下之治由於交相愛雖然猶有說家之人吾愛之塗之人吾亦愛之然而吾愛塗之人終不若吾愛家之人者何也則親親之說也親其親於父子父子子則

愛之本立兄弟夫婦足以包之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一言父母而兄弟夫婦君臣之道皆備矣莊子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故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三月嬰兒弗知欲弗知惡而慈母之愛喻焉誠也其交相愛而不可解者莫知其然而然一毫人欲不得而參皆出於天命之性故曰立愛惟親親者愛之本也培其本而發榮滋長油然而不可遏推而放之南海北海東海西海而无不準由是保四海而和萬邦猶運諸掌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親親長長非交相愛而何後儒獨言夫婦失之然則如何而後可謂之交相愛交相愛者嚴之謂也嚴生於敬敬生於誠惟敬惟誠而後可謂之交相愛婦子嘻嘻是交相瀆也非交相愛也故寧失之

嗃嗃母失之嘻嘻初九閑有家悔亡惟能閑之故能愛之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而象言反身者家之本爲身身之本爲親欲順乎親先誠其身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不順乎親焉能交相愛乎傳曰一家二貴事必无功夫妻秉政子无適從家人之義陽爲主而陰順焉故二四兩陰爻皆稱順言順乎陽也必合觀四陽爻而後家人之義乃備然則愛何從生生於仁莊子曰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仁道至大孝特其一端豈足以該全體莊子之言仁當矣至仁无親天之道也立愛惟親人之道也然其言一出焉一人焉去疵而取醇雖聖人不能易也墨子之言愛吾亦取之然謂愛貴兼不貴別則悖矣墨子焉知愛之本哉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巷者宮中之道宗者門內之牆九二至上象噬嗑故曰噬膚九二遇於巷六五合於宗噬膚言其合也一遇一合其象昭然舊說皆誤訓宗為黨尤失之或問曰臣遇君取象於巷何也離騷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巷一作衛與詩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釋官云縱協宮中巷謂之壺然則家巷者室家之壺也言夏康娛樂放縱不能福祚子孫所謂用失乎家巷者以此周語云壺者廣裕人民故毛傳訓壺為廣言必人民廣裕而後子孫常保其福祚焉遇主於巷者君臣道合諫行言聽膏澤下流廣裕人民之謂也然則後儒謂遇於巷者委曲相求其說非與非也孟子曰達不離

道爻言巷象言道巷非道而何故廣雅云巷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何委曲之有如必委曲相求而後得遇則失其道矣故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說者以巷為委巷不亦異乎君遇臣取象於宗何也宗在廟門之內喪禮毀宗由宗而出易象厥宗由宗而入是以湯得伊尹齊桓公得管仲皆祓之於廟焉戰國趙襄子亦舍張孟談於廟此之謂宗君遇臣故有噬膚之象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本一體之親有肌膚之愛噬膚者言其往必合也故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君之於臣生則受命於宗死則配饗於宗是為宗禮亦曰功宗功臣從祀謂之功宗詳見洛誥說者失之又多士曰臣我宗多方曰臣我監說者以臣我宗為宗周則臣我監又何說乎宗與監同皆指有周御事春秋亦有宗卿之

名古者君謂臣為宗明矣睽之三五兩爻失正得中陰陽相應其事同其志通故不言睽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委曲相

求所謂徑也豈君子所由之大道哉沈約宋書謝晦傳云徐羨之傳亮皆皇宋之宗臣社

稷之鎮衛宗臣卿即書所謂功宗也漢之蕭曹晉之羊祜齊之王儉梁之徐勉皆曰宗臣或云同姓之臣誤矣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孤一作壺昏禮設尊是為壺尊說設

通揚子太玄曰家无壺歸承之姑測曰家无壺无以相承也然

則設壺者婦承姑之禮與三至五互坎坎為盜故稱寇始以為

寇也故先張之弧匪寇乃婚媾也故後說之壺始則拒之如外

寇終則禮之若內賓言始睽而終合也或曰說弧說讀為稅史

記功臣表柘至矣以說衛入漢注云說音稅稅衛謂軍行止舍

主為衛然則說猶舍也弛也一弛一張疑之象也俗讀為脫誤

矣載鬼一車亦象其疑睽互坎為狐狐禘獸鬼所乘故曰載鬼

又象魂車士喪既夕薦車注云今之魂車載而往迎而歸如慕

如疑所謂見乃謂之象者以此象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睽

極則羣疑生故宋光宗惑於其后積惑成疑積疑成疾父子至

親有若仇讎是時孝宗為太上皇居重華宮光宗不朝羣臣上

疏迭諫至於挽裾揮涕扣頰流血而終不從太常少卿詹體仁

因陛對引易睽孤之義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

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蓋人倫天理

有間隔而无斷絕方其未通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

然而悟泮然而釋有如遇雨不勝和悅而條暘焉愚謂積惑成

疑似是而非此黎正丈人之象也梁北黎正有奇鬼喜效人之

子姪昆弟之狀邑中夫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正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夫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豈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觸地而泣曰孽矣无此事也昔者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丈人曰謔此必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將復飲於市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往迎之丈人望見以爲奇鬼也拔劍刺而殺之夫疑於其似子者而殺其真子則物之真似孰能辨之哉見豕非豕也似豕者見鬼非鬼也似鬼者見寇非寇也似寇者故曰使人大迷惑者必其物之相似者也不能辨真似焉能免羣疑君子之學必先辨惑以此睽上火下澤繫辭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虞仲翔曰離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多疑書曰无若火始燄燄燄燄者其覩未盛乍退乍進猶人心不正羣疑之狀遇雨火息則羣疑亡澤爲雨故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必坎而後爲雨固矣六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說文蹇跛也跛不能行弱足者居故利於止蹇蹇則跛之甚矣盲聾跛蹇維躬之故周公曰非也天步艱難故蹇而又蹇豈躬之故哉然則六二以中正之德居蹇難之時其猶公之東乎公之東也遠則二叔流言近則召公弗悅成王亦且疑之矣故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跋猶躡謂之躡蹇即躡謂之踰躡與踰皆蹇之象也言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進退有難蹇而又蹇矣然而老狼不失其猛猶周公不改其常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公孫於東都碩大膚美其赤舄之絢几几然不改其常度也王臣蹇蹇亦如之故

雖蹇蹇而終无尤者以此說者謂蹇有剛坎故曰蹇蹇失之矣
蹇蹇猶踏踏太玄曰勞踏踏躬殉國也踏七約切行兒說文踏者長脰

行又躡也踐也與跋彙義同坎象險本无跋象卦名蹇者見險
而能止故卦以蹇名躬猶身也反身修德德積於躬何尤之有

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蹇初至五皆不言
吉凶獨上言吉者蹇終則行險終則平難終則解故蹇以吉終

焉初三四上皆曰來來謂反身譽與碩皆言德也五得中故修
德而朋來三道窮故反身而內喜見險者自崖而反當位者恃

輦而行輦古輦字其近而相得者與說文反身為躬躬者歸也然則來反謂來歸也春秋書季子來

歸季子之來歸也魯人喜之故象曰內喜之也易取象於虎之文詩取興於狼之猛說者以為擬物不倫如其說必取諸麟鳳而後可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

无不利狐者隱伏之獸隼者高顯之禽故蛇山之穴羣狐為之
祥崑崙之工鷹鷂為之宅隼者鷹鷂之屬獸三為羣二狐者羣

狐也二隱伏故稱狐上高顯故稱隼黃者中也矢者器也得黃
矢者人也卦象坎弓離矢其器成矣君子藏器於身成器而動

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以二上皆稱獲也繫辭獨言上者卦之
解悖始於二成於上又上卦為震故成器而動獨舉上爻其實

兼二二上皆解悖之人卦二陽為朋四位未當二得中道故二
為卦主上之獲本於二之田獲狐射隼田之功也解其悖則小

人退小人退則朋至斯孚故曰有孚於小人四往得眾二來得
中獲狐射隼夙往有功言无事空靜有事安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王弼謂已事遄往事已則往不敢
宴安已事非事已顛倒經文後儒謂輟所為之事亦以意說而
无根據愚按大戴禮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而作如夫殷周所
古文通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然則
已事謂先王已行之事周語所謂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
於故實此之謂已事戰國策張孟談曰觀成事聞往古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前事者已事也故天子為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凡所獻所箴所賦所誦皆已
事也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艾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謂酌損之者如此蓋已
事而不酌損猶膠柱鼓瑟必不可行焉能无咎乎而九貴於遄

往者事已成而欲追改之令已出而欲復反之則无及矣且當
損下益上之時事之幾微閒不容息亦不可以不速損下益上
其道上行利有攸往故遄往无咎已事一作祀事亦通祀事酌
損者所謂易之用一簣可用享也後儒謂功成則速去往訓為
去似未安且既去矣又焉用酌損哉已事當讀斷遄往无咎為
句從來誤讀故正之象曰
已事遄往是合兩句而兼舉之象傳之例皆然也

六五王用享於帝吉孔子曰益正月之卦王用享於帝者言祭

天地天氣三微而成一箸三箸而成一體五日為一微十五日
為一箸冬至陽始生

積十五日至小寒為一箸至大寒為二箸至立春為三箸當是時天

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月

泰卦用事用事者辟卦也蓋當泰之九三其說本先漢諸儒而後儒以其出乾鑿度

爲不可信愚獨有取焉王輔嗣用其說而益暘之謂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益之中體柔當位而應巽爲享帝之時後儒亦以爲卜郊之吉占則其說爲必不可易矣或云隨上升四與益二皆同非也升十二月之卦隨二月之卦升者謂陽氣升上陰氣欲承隨者言萬物隨陽而出皆指文王修積道德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升六四蒙澤而承吉四五九二可升處王位臣民順德享於岐山爲報德也隨上六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之文王齊民以禮正民以義有似拘繫維持之象當時莫不隨從咸悅其德故曰王用享於西山然則隨上升四與益二迥異彼云西山岐山明指文王此云上帝則夏正郊天信矣其說皆出乾鑿度可以其緯書而廢之哉

六二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管子曰大哉恭孫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謂有之身也恭孫敬愛之道非所謂有孚中行與反諸身而誠告諸公而從矣然則凶事而曰用圭何也凶禮有賄賂贈含含者執璧將命賄者執圭將命皆西面坐委之宰舉璧與圭此凶事用圭之禮將命所以告也諸侯相含且賄故曰告公用圭賄賂贈含亦所以益之益不外來由中而出救乏弔災祭敬喪哀惟其誠而已故曰有孚中行孔子弔舊館人之喪主人盡哀孔子亦爲之出涕乃命子貢說駢而賻之蓋以恩雖輕惡夫涕之无從也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

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
高不誠无物固有之者誠也上益下以誠故曰有孚惠心三與

五同功三多凶故稱凶事六居三其柔危亦凶事之象以其同

功也故三五皆曰有孚爻稱凶事則有孚申行告公用圭皆凶事可知如諸儒之說則爻辭前後不相

貫穿矣以禮解易乃以經解經後之學者詳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初在下卦之下故

象趾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四在上卦之下故象臀倒婚為夬故婚三

夬四同象下卦乾也健而決上卦兌也說而和一者離之則兩

傷合之則雙美故初失之壯四失之柔能合之者其惟二與兌

為羊四牽之羊性善羣一雄為主舉羣從焉俗有厭羣之日北

人謂之羊頭故儀禮士相見注云羔取其從帥言一羊帥於前

衆羊從於後然則下有二陽九四帥之之象也詩云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謂牧人養之有道既

堅既彊不虧不疾故能指麾如意无不順從九四牽羊或進或

退其權在四故曰悔亡乃四不能止又不能行首施兩端次且

不決焉能无悔哉陽稱光明四不明者位不當五未光者揜於

上也四之次且猶五之莫陸莫古荒字陸古睦字皆喪其健矣小人在上

欲其決而去之吾知其難也和為美德以健輔之則合於中行

故曰中行无咎二五皆得中五不及二者豈非揜於上六喪其

健乎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士其亦健也莫陸皆喪其健矣

九五莫陸夬夬中行无咎虞仲翔曰莫說也兌為說莫讀為夫

子莫爾而笑之莫陸和也按古論語莫爾而笑唐石經改莫為

莞陸氏釋文云莧華版反今作莞則仲翔訓莧為說信矣古陸
 通作陸見漢唐扶頌及嚴舉郭仲奇兩碑陸氏釋文亦曰陸蜀
 才作陸親也通也五與上比故稱陸莧陸者笑說見於面所謂
 健而說決而和與九三壯頰有愠相反壯頰者不和有愠者不
 說三獨應上有獨行遇雨若濡之象而其貌不和其心不說言
 雖與之同終不為其所惑也故象曰終无咎莧說而陸和合於
 卦德明不用壯故曰中行然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未聞以
 說陽說陰陰惑陽明五為上所惑故象曰中未光凡陽稱光則
 五之光上檢之矣爻言莧陸者所以戒之言中行者所以勉之
 二五皆繫以无咎而一失之壯一失之和皆不若九二之惕為
 得中道則知五之无咎乃勉之之辭言中行則无咎苟一於和

則非中行矣焉得无咎乎坎五亦云无咎而象言中未大者以
 此說易者徒觀象而不觀象故失之韓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
 嘖一笑嘖有為嘖笑有為笑俳優侏儒左右近習人主未命而
 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移主心故人主一嘖
 一笑能探其隱而得其情然則五之莧陸上能探而得之乃能
 惑而移之此漢之石顯所以惑孝元也上之爻辭曰无號終有
 凶蓋為眾陽設戒言九五至尊獨親於上且說而與之和焉則
 雖九二惕號九三有愠安能免於凶哉象傳曰剛長乃終而象
 傳曰終不可長其戒深矣切矣可不慎乎可不懼乎說者謂莧
 當作莧說文莧山羊細角者從兔足讀若九兌為羊故有此象
 山羊而在陸失其所矣然莧從見不從兔足好事者為之也又

云竟陸卽商陸爾雅謂之遠葛艸也枝枝相值葉葉相當廣雅
謂之馬尾易謂之竟陸其物有毒陽中之陰其味酸辛其形類
人用以療水其效如神上陰象之又云竟陸二物竟者馬齒竟
陸者商陸漢儒舊說後儒從之以小艸喻小人其說近是然其
物柔脆決而去焉一手之力耳又焉用孚號有厲其危乃光哉
以此一陰乘五剛非其類也唐扶頌曰耽經史兮履仁義內和
陸兮外袞赴嚴舉碑曰慈順博愛
九族和陸郭仲奇碑曰崇和陸崇以仁洪氏皆釋云碑以陸爲
睦然則漢隸時皆作陸矣故仲翔曰陸和也自是正義確然无
疑今人不講小學罕
見古文故不任其說

上六无號終有凶舊解位極乘陽故終有凶非也有凶指衆陽
蘇氏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彖傳曰孚號
有厲其危乃光故九二惕號者以此一陰在上以臨衆陽脅制

至尊膠固內外其位高其根牢高則莫能及牢則不可搖而衆
陽從下決之似易實難似順實具逆雖羣賢同心協力有如河中
之木泛泛東西而一陰獨立王庭之上有敢訟言誅之者言未
出口禍不旋踵故彖傳謂之危九二以爲惕上六爻辭特爲之
戒曰无號終有凶此後漢竇游平陳仲舉之象也上六象宦官
後漢宦官之禍烈矣天下賢人君子皆羅其毒游平以太后之
父而秉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志而仲舉爲太傅亦素有謀於
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如夫五陽
共欲決去一陰之象而陳竇易而无備不知警戒以爲之防二
人嘗共會朝堂言及中常侍曹節等濁亂天下共欲誅之游平
深以爲然仲舉大喜以手推席而起由是上疏太后且云願出

臣章宣示左右於令諸姦知臣疾之不以為危而沾沾自喜故其輕脫若此非所謂无號終有凶者與及謀洩曹節等矯詔殺游平而仲舉聞難作與官屬諸生拔刃突入承明門曹節之黨共圍而執焉黃門從官騶成踴躍而詈之曰死老魅即日害之則无號之凶至是而益驗矣故聖人特於夬之上六為衆陽設戒至深且切者誠危之也彖傳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後漢何進之象與進亦欲誅宦官而力不能乃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於引兵向京城是時望氣者以為京師將有大兵兩官流血而主簿陳琳入諫謂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乃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從意更狐疑此夬四爻辭所謂其行次

且聞言不信亦為宦官張讓等所殺而進西召前將軍董卓至京師漢遂亡矣漢不即亡於无道之桓靈而亡於召寇之何進故夬之象辭明箸即戎之戒焉然則剛決柔何道而能決去哉君德光明柔邪自息九五中未光故上六終有凶終有凶者若陳寶之无號何進之召寇適足以亡天下而已老子曰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夬之象也柔勝強弱勝大是以聖人危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詰四方詰或作詰傳寫之訛鄭康成王肅本皆作詰釋文音起一反止也謂禁止姦慝姤一陰生姦慝將萌之象故禁止之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謂禁止四方之姦慝也晉易亦作詰案晉冬夏二至寢鼓兵議曰夏至少陰肇啟殺氣始興否剝將至大成方來空鳴鼓開關與兵駭旅

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殊
休戚安異寢鼓之教不安同也後漢魯恭曰夏至之日施命令
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豈其然乎陽安助陰安止一陰初生
止之非助之在冬欲靜在夏毋躁巽究爲躁卦毋躁者所以止
之非所以助之也故曰百官靜事毋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
也陰稱安若不清靜與人爲病故當定之定非止而何妨姦於
隱除慝於微亦惟靜以鎮之乃云鳴鼓開關與兵駭旅失之已
甚矣仲夏之月門閭毋閉順時令也乃反止四方之行者亦失
之其職在匡人后以施命者所謂匡人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
慝使无敢反側以順王命也然則后施命匡人達之故姤卦取
象焉

姤初六象傳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說文牽引前也象引牛之
縻又曰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臣服於君妻服於夫子服
於父故謂之牽言能屈服之中雖大物而性柔故爲人所牽引
五尺童子亦能服牛恭得牽之道也如失其道則小物猶不能
服況大物乎母曰羸豕其形甚尪中懷決躁不可信也倘以其
踣躅不前而信之則引之漸進其後將不可制矣坤爲牛初之
象上其角也故曰初羸豕之卒成之終內經曰陽明者午也五
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
與陽始爭故曰女壯勿用取女能屈服之則貞而吉故萃二曰
引姤初曰牽引與牽屈而服之之謂也陽盛則躍陽莫盛於乾
初潛二見三行至四而躍盛陽之氣躍而上焉孰能遏而止之

哉陰不能躍踳躅而巳初陰始凝羸然弱也卦曰為壯而父亦
 有戒辭者蓋陽壯於四陰壯於初故四陽盛躍曰大壯一陰踳
 躅曰女壯虞仲翔曰陽息震為鼓陰消巽為舞踳躅者舞之象
 也一說踳躅曰牽玉篇云踳躅猶踳躅行不進謂引之乃前蓋
 牽之象故曰柔道牽言陰不能獨進必待陽之引而後進陰之
 為害也陽實使之然唐之武后在太宗時不過一宮人耳非得
 高宗寵而貴之且繼之使逞其意焉能為害於天下哉然則柔
 道牽者聖人非徒抑陰乃所以戒陽與說文踳躅為佳足賈侍
 中說足垢也婚之言垢亦象豕形說文彘者礙不行从彘引而
 止之彘象馬鼻與牽同意牽者非進之乃止之也
 九二一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賓非眾之謂謂一陰生之月陰為主
 而陽為賓故五月之律名蕤賓參同契曰姤始紀序履霜最先

井底寒泉

十一消息
非常夏至

午為蕤賓賓服於陰陰為主人月令高氏

注曰仲夏陰氣萎蕤在下為主陽氣在上為賓此之謂也不利
 賓者陰寢長成遞成否成剝而陽實有不利焉一能包而有之
 則害不及賓矣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
 蛇與魚皆陰象殺蛇包魚天道扶陽抑陰之義也賓訓為眾吾
 味之前聞一說賓謂四也五君位四賓位師臣者帝賓臣者王
 四承五五賓而禮之故曰賓何以知之以觀四知之觀四謂之
 賓故姤四亦謂之賓也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如聘即位於大門
 外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所謂賓而禮
 之者如此及俎人饗用腥有玄酒腥魚食用孰故魚腊飪載體

進泰奏者皮魚七縮組寢右是古饗賓食賓皆以魚矣四應初

又四正當賓位左有魚四比初陽為客雖不當位包而有之未

太失也故无咎公食魚七而始惟一魚為二所包焉得兼及四

乎故象曰義不吸賓也二為不速之客四為苟敬之賓一有魚

而一无魚有魚者无咎則知无魚者必凶矣言饗食賓客故初

象魚以陰陽言則初民象也无魚猶可无民可乎故象曰无魚

之凶遠民也乾上无民故動而有悔始四有民而遠之故不言

悔而直言凶九二包魚九五包瓜陽包陰也否六一包承六二

包羞陰包陽也聖人一抑之一扶之否二日不亂羣否三日不

當位抑之也有戒辭焉始二日不及賓始五日不舍命扶之也

有危辭焉始二非其有而有之占曰无咎然則齊之田氏厚施

於民民歌舞之亦可謂之无咎與非其有而有之曰竊田氏竊

國者也焉得无咎雖然猶有說齊君厚斂其民與之為讎盡驅

而歸之田氏則田氏之得民又誰咎也九四无魚直謂之凶可

矣而曰起凶者言四之民四自遠之非人奪之則四之凶四自

起之非天作之民可近不可遠遠民所以起凶嗚呼為民上者

奈何不懼天且無以與始之凶而無以與始之凶九五含章有隕自天陰若不可无陽陽亦不可无陰故剝必有復

矣必有始陽明曰見陰暗曰含復則天地之心見於初始則天

地之章含於五彖傳曰天地相遇品物成章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指九五也故曰九五含章中正也乾上以无民而有悔始四

以遠民而起凶天命在民心民心離則天命去矣民心之離也

四自遠之則天命之去也四亦自舍之九五夫中至正民心離
而復合天命去而復歸故有有隕自天之象紂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乎責命於天是為舍命蓋有志焉君子不謂命也志能立
命命自歸之故曰有隕自天志不命命也以杞包瓜未詳孔子
之所不言則我安能言哉或曰天子樹瓜等不斂藏之種也上
不斂藏則下无厚斂以厚斂之民而遇厚施之主猶渴馬見圃
池誰能禁止之此齊景公及簡公之民所以盡歸田氏也天子
之圃相柳為蒔惟樹瓜勢而已言不畜藏與民爭利故民心不
先而天命復凝者以此一說杞象陽瓜象陰杞包瓜陽包陰之
象虞翻謂乾圓稱瓜失之在木曰果在地曰菰故剝上象果如
初象瓜地磁圓瓜象地杞包瓜者猶以椶皮裹松脂也坤為文

乾包坤故有含章之美乾之姤五天位故曰有隕自天言若降
自天然墨子非命篇曰昔者二代之暴主耳目之淫心志之辟
內沉於酒外媿於田以亡天下不曰我罷不肖必曰我命固且
亡三代之窮民內不能事親外不能事長惡恭儉而好驕淫貪
飲食而惰從事使身有饑寒之憂不曰我罷不肖必曰我命固
且窮仲虺之書曰我聞有夏人矯有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龔
喪厥師龔喪一作用闕一作用爽闕與爽猶喪也偽孔傳訓爽為明失之以无為有故曰矯若
果有命豈謂矯哉大誓曰紂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視不
祀乃曰我有命毋侈其務說文癡行侈侈一日也今作罔懲其悔天亦縱之弃而
弗葆言紂歸之命天命亦弃之志不舍命者人定能勝天也說一
以杞包瓜者猶太玄所謂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也蒼
木謂杞流謂下垂瓜苞得以蔓延而上達焉君施仁於民之象

禮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所謂有隕自天以此厥美謂含章也墨子異端其言亦本於經故引之以證志不舍命之義

地上有水比澤上於地萃比五一陽居尊上下皆應无不順從萃有二陽四逼近五下三陰或欲從四或欲從五无所適從故比初有孚一心向五萃初有孚不終九五亦有匪孚之象如楚漢方爭天下諸侯王或從楚或從漢或始從楚又叛從漢或始從漢又叛從楚故初乃亂乃萃二萃如嗟如與五正應其中未變惟六一二爻而已初雖應四後萃從五心懷狐疑故曰若號一握爲笑握古文作臺中心爲臺一名靈臺臺誤爲臺故一作靈臺淮南子曰不喜則憂中未嘗平臺无所鑿謂之狂生然則一握猶一心一心欲應四又一心欲從五君羊陰迷亂忽喜忽憂時號時笑臺无所鑿謂之狂故象曰其志亂也如黔布叛楚歸

漢始欲自殺終乃大喜過望故曰勿恤往无咎初之恤三之嗟上之涕洟一也皆所以狀其先迷後覺之情故皆繫以无咎三近承四亦知非正而欲從正其志不果首施剛端故无攸利小吝蓋九五志未光是以其下或從或否如能懷才抱義終必悔亡言天下皆悅而從之也九四立大功獲大吉位據衆陰而人不疑功高天下而主不忌則剛中而應利見大人萃皆以正矣說易者拘於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之例則比五一陽曷爲而上下應乎頤上非君位故有拂經之嫌否則合天下而從一人何嫌何疑豈必二五而後爲正應哉案內經春變動爲握夏變動爲憂長夏變動爲噦秋變動爲歛冬變動爲慄楊上善曰握憂噦歛慄五者皆改志之名故曰變動易言一握亦變動之情

志亂之見故淮南子以為狂生合之象辭其說信矣或據內經握訓為變言初若號咷一變為笑蓋先迷而後覺也其說亦通

當剛存焉爾雅握具也與屋通康成箋詩夏屋訓為大其故其注易讀握為屋小兒淮南子高誘注曰臺持也所鑿

者玄德見李善文選注俗本淮南子无注臺誤為持鑿誤為監先秦諸子之書皆然安得有博古者正之倣真訓曰

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俗本

臺誤為臺高注亦訓為持然則臺誤為臺久矣臺簡謂心之靈莊子曰靈臺者有持而

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注云靈臺謂心許慎高誘皆訓

臺為持木於莊子俗誤為臺司馬彪陸德明博極羣書皆不知

其誤甚矣小學之難言也說文臺从至猶觀也四方而高與屋待也支也未聞訓為心明臺非心亦明矣靈臺者有持猶孟子之求放心不知其所

持者有放心而不知求易動而難持者惟心故曰不可持持猶

操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與注莊子者不明故并及之

初六鞫升大吉鞫進也从屮从夨聲說文中為上出本為疾

趨皆進之義引易曰鞫升鞫升者進升向南為進反北為退故

卦辭曰南征吉南征者鞫升之謂也俗誤為允訓為當又訓為

信失之京氏曰升陽升陰而陰道凝盛未可便進進以漸曰升

卦雖陰而陽用事陽用事者謂巽飛震伏巽陰伏震陽升乃震

之四世四臨世初應之上下見木內外俱順故初有鞫升大吉

之占四有順事岐山之象然則上合志者指四與初非指二三

也四初合志故柔以時升坤位西南故南征吉我是以知京氏

世應之說必本於古矣二中有孚故有喜三前无阻故无疑有

喜則輕无疑則速皆非時升故不言吉則一之孚二之虛不若

四之順也又四五兌故乾鑿度曰六四蒙澤而居山澤通氣兌
在西方故有岐山之象二用禴祭於廟四用享旅於山其內外
之象乎君子順德由小而大自卑而高初升至四合志之驗亦
得志之符至五而大至上而高升之極也京氏曰升至於極至
極而反以修善道而成其體則上爲升道之成矣荀氏曰坤性
暗昧故曰冥升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陰雖在上陽道不息
故曰利於不息之貞六五貞吉升階何謂也自庭升堂故稱階
太玄去首之次三曰高其步之堂有露二爲進人故稱步五爲
堂自二之五其步高其視遠升不以禮未得其階故測曰妄升
也六五之升既貞且吉得其階矣揖讓而升從容中禮非盛德
之至而能若是乎有升斯有降故程鄭問降階程鄭小人也未
知升焉知降其象亦在去首之次五曰撻其衣之庭有藁自堂
之庭非降而何藁之言迷也升則高步降則撻衣進退无禮故
謂之迷冥升者迷之象也先迷失道得主有常故消於不富利
於不息上位高故其象如此京氏謂陽用事者亦以此天行不
息易言不息者皆陽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一 終 曰六國莫軍坐員樊特效

在西方故有岐山之象二河喻象於廟四用象於山其內外

之象乎君子順德由小而大自卑而高初升至固合志之象亦

得志之符至五而大至上而高升之極也京氏曰升在坤至

極而反以修善道而成其體則上為升進之成矣詩曰日昃

既昏日昃升陰用事為消陽用事為息陰雖在上陽之不息

息其言不息者謂陽也

然不息上出高其象也京氏謂用事者亦以地天升不

謂之不息也者然之象也夫君子有欲為富而

不富其利而利之象也夫君子有欲為貴而

不貴其利而利之象也夫君子有欲為富而

不富其利而利之象也夫君子有欲為貴而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一 學海堂

易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九二困於酒食朱綏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古者周公旦非

關叔 古關 辭三公東處於商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

至今不息此困二之象與伐柯美公其卒章曰我觀之子籩豆

有踐踐行列貌謂以饗燕之饌歡樂以說之所謂困於酒食中

有慶也坎為酒食需五困二兩卦之主皆有酒食之象以燕以

樂謂之需既醉既飽謂之困困者厭餽之名九二困而亨故其

象如此九二美公其首章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言大魚處小

網非其宜聖人處小邑亦非其宜王欲迎公當以卷龍之衣上

公之服往迎之所謂朱綏方來也方來者猶未來之辭於是望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二十一 惠學士易說

其來又恐其來而公遂去故曰是以有家衣兮无以我公歸兮
无使我心悲兮洛誥公欲還老明農王賜以秬鬯二旨曰明禋
公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所謂利用享祀也公為陰揜辟處
於東降來居二位雖不正得中有實所謂征凶无咎也故蹇之
二困之二皆象公者以此困之五成王之象與頌之小豳嗣王
來助也曰算子葬蜂自求辛螫言算敢摩曳譎詐誑欺自取辛
苦毒螫之害辛苦毒螫剝削之象志未得也上陰揜剛管蔡誤
王周公孫辟國用弗康故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所謂困
於赤紱也赤紱猶朱紱指九二王猶疑公二五未孚時方多難
子集於枯困於赤紱者所謂公无困我與王率悔悟往迎周公
公來相于天下和同所謂乃徐有說以中直也王賓殺禮咸格
化冊命周公王入太室祿所謂利用祭祀受福之象也卦以二
五成困亦以二五而亨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九四來
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昏禮諸侯親迎乘金車九四來迎初六
而初入於幽不可得見故九四乘金車而來徐徐而不進志在
初而不得見初之象也初入幽谷非二隔之二方處困焉能困
人且二為困亨之君子豈有君子而困人者哉四志在初猶魏
文侯欲見段干木段干木辟之而不見以諸侯下賢而不得見
焉似可羞吝矣然魏文侯之名光於天下顯於諸侯皆卜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三士羽之而然漸上九所謂其羽可用為儀也
故象田有與爻曰有終兌金坎輪故有金車之象虞氏謂困自
密變括止之宜成困否乾為金車豈其然乎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初象廢井人所不食亦无人祀之者也五祀門戶中雷井竈白虎通云戶以羊竈以雉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魚魚為川禽故稱禽易林井之繇曰老河空虛舊井无魚廢井无人祀之故无魚言不食者亦不祭也逸周書曰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井不濞而禽不饗吾未之前聞一說水中有火故井互兌離兌為澤離為鳥鳥集於澤不集於井故井无禽四不應初之象也一說井者東方春諸歧行喘息蛸飛蠕動當生之物莫不以春生歲始春日始甲故以井為始焉井巽為魚魚者井中蟲蛸即初之禽一之鮒井二射鮒猶姑二包魚井鮒為一射故初无禽猶姑魚為一所包故四无魚也

呂氏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而離經井屬春井

水生木木王春木上有水勞民勸相春耕之時也井水夏寒井冽寒泉之象故卦圖井當夏至則井之有功於人在春夏矣至冬報其功故冬祀井

九二井谷射鮒按井止水谷流水井非谷也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皆流水轉相灌注所入之名故春秋陽穀之會齊桓公曰无障谷言无障斷川谷專水利也則谷乃流水非止水之井信矣流水之湍激者其象為射故曰井谷射鮒井兼名谷蓋井渠也河渠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非也易稱井谷則井渠自古有之非始於漢矣井乃止水其道上行汲者上行之象不上行而下注谿谷明上无應與故莫之汲徒

射鮒而已象言无與者以此春秋矢魚易稱射鮒似矢魚者射魚也然易林曰操笥搏狸荷弓射魚非其器用自令心勞言捕狸不以笥罔魚不以弓則古无射魚之事矣公羊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張之者謂張大之齊語名爲登來登來者美大之之辭也何休云登讀爲得齊人語伦登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然謂張之張罔之屬誤矣或引漢武射蛟爲證豈其然乎爻言獲傲漏何謂也獲一伦讐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韞形中一。讐之象也井變爲谷讐象壞矣爻言傲漏者以此

革巳日乃孚九三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有孚改命吉九五未占有孚乾爲字革互乾故乾二爻皆曰有孚坎之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中體乾也乾三爻在需則曰三人乾爲人在革則曰三

就乾爲就易傳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又曰一變爲七七變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就之言究也凡物至秋冬則老而成就乾老陽故乾稱就乾以三就坤以六成坤用六而乾用九者就於三究於九也乾三畫其象爲三人其義爲三就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况三人皆曰吉乎故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順應天人俟之而已又何往也三曰征凶貞厲四曰悔亡至五則不待占而知其吉矣然則三就者革於三改於四變於五革之循序而有漸又如此三言征凶者周之五年養晦須臾之時與坎戊離己離爲己日革物者莫若火乾金雖精得離乃成二爲離主故六二爻辭曰己日乃革之則卦辭己日指離何疑納甲之說實本於易蠱甲巽庚革己其尤箸者也說文已象

人腹離為大腹則已日指離益信矣王弼曰陰不能自革革已
 乃能從之爻言革不言從此弼之臆說何足信哉或曰乾為孚
 中孚无乾象何也中孚應乎天天非乾而何剛得中故應乎天
 此乾為孚之義也革本乾二女居之乾道乃革故中女革之始
 少女革之終坎流戊離就已皆本乎乾坎得乾而流離得乾而
 就就之言熟也善也成也思之熟行之善故離歷三陽而革道
 成矣一說三就謂用刑凡卦有離者皆言刑湯武革命大刑用
 甲兵也虞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大旱於原野大周書曰五
 辭簡孚正於五刑又曰獄成而孚此之謂三就有孚象曰又何
 之矣之猶讞也獄疑則讞言三就有孚又何疑也象曰澤中有
 火革君子以治縣明時夏書曰先時者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
 赦先時後時昏迷天象其臯死古法之嚴若此然則治麻安有
 不明時者哉後世失其傳麻法不明久矣至元而後麻法明至
 本朝而後大明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凝命者修
 德以凝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王者位乎天位憑權
 藉執能兼而有之不能有而凝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惟堅凝
 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
 也故田單奪之韓之土地方數千里完全富具以趨趙趙不能
 凝也故秦奪之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古者湯以薄武王以
 瀋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无他能凝之也故凝士以
 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

凝然則秦并七國一統天下而不能凝荀子早已知之矣政不平禮不修士不服民不安十三季而秦亾自古亾天下未有如秦之速者能并之而不能凝也正位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季者惟能凝之而已易獨於鼎象言之何哉成王定鼎於郊鄆定鼎謂之凝命鼎神物也故德之休明雖小亦重其奸回昏亂雖大亦輕有執者不敢干有力者莫能舉鼎定而命凝焉其誰奪之管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乃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自烹不舉自臧不遷自行其兆之由曰逢逢白雲東西南北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遷之殷殷遷之周夏殷周之相受者數百季矣然則鼎之不遷於秦也古之卜者先見之故至秦而鼎亾莫知其所在豈

非神物哉豈非神物哉不能定鼎焉能凝命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凝之之道與秦不郊天是不享上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故曰不能定鼎焉能凝命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按禮有陳鼎特牲少牢當祭之晨皆陳鼎於門外俟羹飪而後實焉烹之於鑊升之於鼎載之於俎然則陳鼎不以烹非大烹也享上帝養聖賢謂之大烹蓋函牛之鼎也其容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足象三台皆佗鼻目以為飾焉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少洎之則焦多洎之則淡而无味故曰雉膏不食言不可食象傳所謂失其義也象言失其義者一鼎耳二雉膏熟物謂之革言鼎

耳不可以熟物雉膏不可以鼎烹象舉一而兼二其例皆然矣
三四象鼎腹而三敵應在上故象耳四正應在初故象足鼎以
耳行以足止足折則不能止耳革則不能行不能止則喪其鼎
矣故凶不能行雖未至於凶亦未免於悔蓋三迫近火故耳革
在下卦之上亦改革之時而互有澤象三四五互兌水火相濟則剛
柔節而陰陽和故曰方雨虧悔又三得正故終吉鼎取比不取
應五北上不應二上比五不應三三與上本不相應故无不利
二應五故稱疾四應初故稱凶明鼎之无取於應矣耳有二故
五陰象耳鉉惟一故上陽象鉉以全卦言之初爲空鼎雖顛无
咎二則有實當慎所之三爲鼎之烹四爲鼎之盈烹則不行盈
則必傾五耳而兼鉉者五與上比鼎道乃成鉉者鼎之蓋也蓋

爲尙温或謂之局或謂之甬局貫以舉鼎長者三尺短者二尺
木爲之甬覆以辟塵尊甬以布鼎甬以編茅爲之皆非鉉也鉉
飾以金玉而在耳上非蓋而何儀禮歸饗饌鼎九陪鼎三設局
甬臚臚臚蓋局甬言設蓋在鼎上故不言設則禮之蓋卽易之
鉉明矣鼎不皆有蓋獨臚臚臚有蓋者尙温也其餘无蓋者以
甬覆可知舊說皆誤以俟後之博物者詳而正焉

六二億喪貝六五億无喪有事億讀如抑億與抑通音義皆同
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周禮凡有道者有
德者使教焉外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先師之類若漢禮有
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億可以
爲之者猶言抑可以爲之也與論語抑爲之不厭同陸氏釋文

亦音抑後儒訓為度失之或云億貝猶意錢今之錢古之貝也
吾聞漢有意錢之戲未聞古有意貝之戲以此說經不亦妄乎
古音抑讀為懿大雅抑戒楚語作懿戒懿與億同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九陵之象未明說
者皆鑿此周易也當以周禮證之周禮朝士職曰凡得獲貨賄
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注云舉之謂歿人官委
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過十日而無人來識則歿人官司市職
曰凡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然則喪貝在市三日在朝十
日而後舉之在市未滿三日在朝未滿十日猶可識而復得焉
周之法也爻稱七日則在旬之內矣躋於陵猶委於朝不稱朝
而稱陵者易言象使人以象求之朝有九重闕有九棘九陵之

象也書曰勿敢越逐祇復之越逐者在國越鄉在軍越伍越伍
有常刑越鄉入園土故喪馬喪弗皆曰勿逐豈非時王之制乎
凡失物而占遇此爻不必追尋旬內自得以此推之則六十四
卦无虛象信矣其義則二五雖皆乘剛初震來厲四震遂泥坎
五无喪而二不能无喪喪而復得者二五皆在中也鵠冠子曰
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与人奸物无所穿竄周官
之灋如是喪貝勿逐自得者以此

見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坤為身見為背或行
或止皆身為主而背隨之故爻辭見其趾見其腓見其隈見其
身見其輔皆言身而不及背也一陽止於坤上成見而象皆則
一身皆統於背背為主而身不得自由吕氏春秋曰耳目鼻口

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制之者禮也非禮則勿言勿動勿視勿聽此見其背不獲其身之義也故莊子曰水之性不雜則清葺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德之象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隨時若不得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此之謂不獲其身不獲其身非无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无身而後无患陋矣君子止於其所有身若无身何患之有人皆知有用之爲用莫知无用之爲用讀易至見卦而後知无用之爲用也大矣哉人之一身五官四體皆有有用而背獨无用惟其无用所以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而孔子爲聖之時益深有得於見之道也由是一身之有用者皆不敢自用則

凡言動視聽悉由乎天則而非禮不得于焉自古未有縱體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者也故不獲其身乃合乎道正其形壹其度則宇泰定而天光發矣豈必墨墨恢恢若槁木死灰哉見象門庭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行其庭謂三也三五震震爲行其人謂上也乾爲人坤爲鬼三上皆乾故稱人言兩見相背不相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隔絕門庭使內外不相見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見爲鬼門一陽二陰物之生於冥昧氣之起於幽蔽見者由也積陽成體萬靈所止起於冥冥眾物歸之靜如幽暗不顯其路故曰鬼門所謂不見其人者亦以此然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的然者亾闇然者章大學欲明明德必先知止此聖人所以定之以中正而主

靜也故曰其道光明見體篤實輝光日新此之謂與虞仲翔謂

之三非也伏羲先作八卦由八卦變為六十四卦安得觀變為見乎漢儒卦變之說必不可通見爻初趾二腓

三隄四身五輔而不言背何也上九背之象也爻曰敦見象曰

厚終一身之敦厚者其如背六爻上九獨吉不言背而背象見

焉矣背在後故比上為後夫背之象也比上為背見上豈非背

乎比上背五故凶見上背三故吉比背凶見背吉惟其時而已

老子曰負陰而抱陽謂人背北面南內經曰背為陽腹為陰謂

負陰者陽抱陽者陰背負陰故其象鬼冥背體陽故其道光明

陰暗昧而陽光明也天長壽矣豈必黑黑則壽亦不長矣

九三見其隄列其夤厲薰心隄為身半內經謂之天樞天樞之

上自身半以上其氣二天之分也天氣主之天樞之下自身半

以下其氣三地之分也地氣主之隄者上下之際氣交之中人

之分也三分析之上天下地中當氣交故稱隄天地之氣交合

於此化生變易皆在其中故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

豈所當止之地哉非所當止之地而亦止焉故曰見其隄也見

其隄則天氣不交於下地氣不交於上上下下分為兩截如列其

夤矣在天地為否否則天下无邦在人身為病病則一身无主

故曰危薰心也其病名關格關格者上下不交凡寒暑燥溼風

火勝復之變之化皆不流行而病將危矣故稱厲孔子曰於止

知其所止九三不知所止者也三五震震為行而陷於二陰之

陽則震遂泥時當行而不行故其象如此象傳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三之動靜失其時矣如水之鬱閉而不流焉得清哉虞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二十二 惠學士易說

十一

氏謂古文闍佗熏荀氏易佗勳胡廣曰勳者闍也漢時古文尙存其說似有據闍之啟閉其要在樞天樞者天心故曰厲闍心存之以備異說咸見皆取之身其象略同咸者无心之感也孔子曰何思何慮咸四之思徒憧憧而已咸四當止而不止見三當行而不行皆失其時者也見下三爻二居中故稱心初趾二腓腓隨趾不隨阻趾動則腓隨與阻何涉乎二隨初不隨三初欲止而二欲動初雖止之豈能退聽哉不欲止而強止焉故其心不快三當身半名爲氣交故亦稱心

說文見從也从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易曰

象然而一獨凶何也鴻雁成羣飛有行列故稱羣醜漸者進也

三離初二而進與四合故曰離羣物三爲羣初二三羣之象四

非其羣也故曰失道三獨凶者以此三四五五離離爲大腹故

三五皆稱孕則三五皆象女歸而五獨吉者剛得中也三五坎

坎爲寇上下皆陰順而從焉故利禦寇五居中得正寇不能侵

故三利於禦五寡之勝言不待禦而自寡能勝之吉其宜矣內

卦爲見見少男初在下故稱小子男智寡如夫女智寡如婦故

九三象夫婦小子者女未笄男未冠之名也長者慮深少者慮

淺故雖厲而无咎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其故羅

者曰大雀善驚故難得黃口貪食故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

大雀從黃口則得之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貪食而忘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二 惠學士易說

患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所從從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從小子之驚則有危亾之敗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上九剛上而尙賢貴而无位鴻飛冥冥矰繳不能及網羅不能嬰賢人隱之象也人主尊而尙之敬而事之設几杖之禮處賓師之位雖黃綺未稱臣嚴陵不屈節亦足以爲朝廷之矜式邦國之羽儀矣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齊桓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齊桓也及其卜相則曰公子成與翟璜孰可功不及五伯者以此相者百官之長也國之興衰係焉成與璜非其師友乃其戚愛擇相而不出此二人以私勝公衰國之政安能及五伯哉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

羽之也有三士以羽之雖以中材爲之君戚愛爲之相猶不失千古之顯名孰謂賢人无益於國乎漸之上九曰其羽可用爲儀此之謂也上者下之儀民則而象焉九居上故稱儀文章謂之羽其文秩然條理分明孰能亂之陸者天衢也天文有北陸西陸或改爲達失之矣齊桓公曰今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雖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故能通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然則賢者非人君之羽翼哉故曰鴻雁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施四入來而漢儲定者以此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案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先儒謂卦互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歸妹爲嫁娶之占

特以卦位不當二三四五皆失位又三五皆柔乘剛故卦辭曰
征凶无攸利而俗解遂謂卦名不曰女歸而曰歸妹此女歸不
待男行而自歸之象如其說則彖傳安得曰歸妹天地之大義
乎失之甚矣又謂九四愆期賢女待佳配而後行之象六居三
九居四不中不正卦辭所謂征凶者也且愆期謂期而不至詩
云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爲期明星煌煌箋云女留他色不
肯時行故男雖親迎女猶不至而謂之賢女可乎春秋莊公二
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入姜氏八月
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
可使入與公約然後入注云僕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
順公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莊公先娶孟任生子
般夫人有難辭者以此然則盤桓不行稽留有待約定乃行正
所謂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者何休謂夫人要公不爲大惡夫婦
有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非也穀梁傳謂親迎者
行見諸舍見諸公先至而後夫人入爲失其正愚謂莊公娶哀
姜其後淫於二叔遂弑二君禍幾亡國賴齊桓櫛而存之不正
之端先見於親迎之始猶履霜而馴至於堅冰故春秋謹而書
入入者內弗受焉爾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皆父母命之女歸
奉父母之命安得有待而行有待而行者哀姜要公不肯疾順
之象也歸妹六爻惟初得正五得中爲吉餘皆非吉占而三四
尤失正女本无取於剛女子行丈夫心此末喜之所以凶夏也
後儒謂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豈其然乎六三反歸以娣何也反

歸者歸而反出也以娣者五娣從君而行三娣從君而出也二稱幽人何也男未仕女未嫁之名蓋女子貞而不字者也初稱跋二稱眇何也初為震足兌為毀折故稱跋離為目二互離而非正故稱眇反歸為出何也春秋日來歸易日反歸皆出也自女家言之日來自夫家言之日反詩云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弃婦決絕之辭穀梁傳曰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范氏注云反謂為夫家所遣

一說女兄為須女弟為娣楚辭女須屈原之姊娣歸而娣從禮

也姊反為娣貴反為賤陽反為陰故象日未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四在震為主故稱主初四敵應故稱配敵應者不相與故稱遇往有尚謂朝聘也鄭康成曰初修禮上朝四以匹敵恩意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旬日

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隄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非常賈公彥曰旬而稍者賓客之道十日為正一旬之後或逢凶變不得時反則有稍禮謂之稍者留閉稍稍給之故曰非常非常者或逢凶變也逢凶變則有過旬之稍焉凶變謂之災故曰過旬災也言筮者遇此爻則告以可暫留不可久處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苟无凶變安得久安而不去乎下卦離為火為日故稱旬火性不留亦其象也一說配主指二二為離主納甲離初己更離二己丑更至丑為一旬坤數十故坤巽離兌納甲中間皆十日初二相合為配相比為遇不可以久十日則无咎過則有災災謂生克以生克定吉凶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五來章有慶

譽吉部當佗部藩切麻書唐都分天部注云分部二十八宿為
 距度天文地理皆有部名太玄方州部家取諸此部艸名廣雅
 薜菼魚薺也部誤為菼失其義矣一曰術家推閏法為菼首非
 也部首佗部亦誤為菼說文部天水狄部从邑音聲與斗協斗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分之建之均
 之移之定之所謂天部也故車蓋之部一名蓋斗斗非部而何
 豐部而斗見者以此京氏曰陰處至尊為世六大夫見應六君
 臣相暗世則可知荀氏亦云陰據不正奪陽之位指六五也二
 五皆陰君臣俱暗積暗成疑積疑成疾故曰往得疑疾陰稱疾
 陽稱慶音故坤積陰為疾乾積善為慶二稱疾故往見疑不見
 信則疑疾指五而五稱慶不稱疾者上動下明明動相資君臣

道合二以明發志五以動來章由是疑者見信暗者得明焉一
 人之明不足以照天下惟能來天下之章而以羣賢之明助一
 人之明則天下遠近幽深无不照矣彖傳曰勿憂宐日中宐照
 天下也來章者來天下之明所以照天下故曰六五之吉有慶
 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京氏謂夏至積陰
 生豐為亂世之始君弱臣強謂六五弱九三強故曰折其右肱
 无咎說者謂斥去用事之臣則免於咎故漢世水旱日食輒策
 罷三公失之甚矣又謂動乃明積則暗者指上六也豐之暗其
 暗於上六故有豐屋菼家之象火伏為藏火明於發暗於藏故
 二稱發為明上稱藏為暗三歲不覲則終无覲之時矣故凶見
 斗見沫日食之徵沫者斗杓後小星小星見則日全食於斯時

也白日若冥行人見星獸歸於穴鳥棲於林葬者止柩俟明明反乃行故曰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言暗之極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部亦當位部家之部部大而家小彖傳曰豐大也豐其屋謂大其屋部其家謂大其家上高之象也天文危爲蓋屋虛爲哭泣宋均曰蓋屋之下中無人但虛空似乎殯宮故主哭泣然則上六有似殯宮其虛危之象乎王充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非无人也無賢人也人君之明尊明於用賢人君之暗尊暗於蔽賢明動成豐眾賢在位故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言賢人眾多由是明四目達四聰如日中而光照天下焉豐上處高而不明故有豐屋蔀家之象小人位於高賢人隱於下三雖賢不獲乎上亦折其右肱云而不可用矣故象言藏謂賢人

藏也賢人之藏由上舍之故九五來章則賢人皆至吉人藹藹

多士濟濟矣二五皆暗得中而明五之章一實發之君明則賢人出君暗則賢人藏此五之所以吉上之所以凶與春秋鄭盜

殺三大夫而逃於宋鄭人納賂於宋求之以馬四十乘及師茂師慧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干乘之相易淫樂之

矇必無人焉故也豐上所謂無人者以此不然其屋壯麗其家

高明猶宋朝也而謂之無人可乎

淮南子泰俗訓云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非无眾庶也言

无聖人以

象曰天際翔何也鳳翔于仞覽輝而下見德險微增

擊去之言賢人皆高飛遠逝而不可復留矣在上者飛遁在下者潛藏賢人去而國空虛之象也按漢易天際翔佗天降祥春

秋左氏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亾孔疏謂書序
毫有祥桑穀五行傳有青白之眚青白之祥皆以惡徵爲祥然
則天降祥者國將亾天降之惡徵明矣揚子解嘲曰炎炎者滅
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炎炎隆隆雷動收聲藏熱天降之祥豐上之象
若此震數三故曰三歲不覲或曰葬者藏也豐上殯宮之謂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二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一十三

學海堂

易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旣慎且明斷而敢行
何留之有夫留之爲患也甚矣豈獨獄爲然哉賈誼曰知善而
弗行謂之狂知惡而弗改謂之惑狂與惑皆留之爲患也董仲
舒曰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
天地之經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
夏修德而致暖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
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
方致暖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方生之時有殺方殺之
時有生志意隨天地緩急放陰陽由是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鬱

滯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仲舒之言
誠得不畱之義矣雖然猶未盡也吾聞求善未聞求惡故曰懇
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禮賢君子之德風善人能去
殺君欲善而民善矣又何惡之求而猥云秋修義而求惡乎唐
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聖人在上宏崇晏晏苟
非元惡必不春夏殺人故陳寵謂三微之月三王以爲正君子
不行刑不行刑者非畱之謂也所以稽天意而合人心也不疑
故不畱疑則必讞廣雅曰讞疑也謂臬
有疑者讞於廷尉也獄之有讞也君子所以
盡心焉慎而不明未得物情故噬嗑曰得黃金言金能照物見
其情也明而不慎草菅人命君子豈以人命爲草菅哉說者謂
旅之爲象執不久畱失之矣旅即次者宿也宿爲畱不畱獄者

猶子路之无宿諾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上九巽在牀下喪
其資斧貞凶田所以講武事續武功資斧一作齊斧齊之言劑
也齊斧所以劑斷也說文劑斷謂之鉞是爲武人之貞初失位
故利用武四得位故田有功至上而窮喪其資斧則失武人之
貞矣故凶初擬之以武四象之以田上終之以斧故曰初辭擬
之卒成之終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爲仁
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檢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
巽利武人太玄斷首之次七日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測
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爲早庚从貝爲續古文早作
鼻續作庚
甲者開其始故彖傳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曰无初

有終革以三成故革言三就申命行事皆先三後三者以此象
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二五也柔皆順乎剛指初四也言
剛巽乎中柔順乎下初順二而二无咎四順五而五悔亡初四
承而順之故二五兩爻皆吉三遠初而吝上遠四而凶故卦言
小亨則卦主在初四明矣二上皆象牀下何也巽陰用事牀下
象陰太立迎首之上九曰溼迎牀足測曰願在內也內爲陰牀
足猶牀下明二志在初上亦志在四二近比初而上遠乎四故
二吉而上凶剝卦五陰所以亦取象於牀也蠱卦利涉大川何
也蠱者坤之初乾之上而成蠱也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
降出入乾坤故曰利涉大川或云蠱變爲乾巽變爲震故蠱甲
而巽庚

古資齊通潘岳關中詩曰周詢
師令身膏齊斧齊斧猶資斧也

六三來兌上六引兌卦以三上而成剛中柔外柔道牽引與牽
同義柔道不能獨立必附於剛或進或退或往或來皆剛牽而
引之故上曰引三日來明上之引孚於五三之來孚於二也故
二五皆稱孚亦皆孚於三上可知矣八卦相盪故有往來春秋
莊公十有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
人來矣佞人來矣三之來也其佞人之象乎初與三遠故曰未
疑二則疑矣然得中而信志有孚於小人則小人亦信服之而
不爲害矣故吉卦象夫夫者剝之反五正當其位故曰孚於剝
有厲九五具剛中之德而不免於厲者上六累之也故班固述
漢元曰闔尹之器穢我明德言孝元明德之主而信任弘恭石
顯故漢德中衰然則上六乃恭顯之象乎凡陰稱疾陽稱慶易

之例也四介三五之閒下比三故稱疾上承五故稱慶爻日有喜者猶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云爾又相比曰介相應曰仇鼎二之疾應也兌四之疾比也說文从外知內曰商四當內外之介故稱商商兌猶酌損損當酌兌當商商酌者朋友講習之象也損內疾則未寧慶則有喜古人好作反語服虔注左傳訓寧爲卦兌傷古訓也然則未寧猶未傷言小人未能傷之小人之傷君子也亦由君子絕之太甚四稱商兌明不絕三誠得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義矣漢書稱蕭望之素剛歷位將相而鄭朋傾邪欲附望之望之始納之而終絕之朋由此怨恨而望之卒爲朋等所中傷豈非小人之傷君子亦由君子絕之太甚乎兌四剛居柔不過於剛故其象如此說者謂上應三三體離故稱光

內卦互見離巽配火木入金宮火木剛弱故曰未光愚謂柔順剛爲巽柔揜剛爲兌凡陽稱光未光者言九五之光揜於上六也說易者必離而後爲光固矣夫五亦曰未光豈離之謂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彖傳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柔往居四剛來居二而成渙故曰渙奔其机机當作兀兀猶居也剛來居二故稱兀說文曰兀下基也所以薦物亦居之義巽古作翼一作巽皆从兀說文曰具也爲長女爲風卦上巽下坎故有此象巽風行坎水故稱奔剛來而不窮有兀以薦之故不陷於險兀爲下基得所憑依如劉季入漢中終以下基而得天下之象不王關中而入漢中悔也仍從漢中還定三秦故象日得願爻日悔亡二雖坎體而互有震象動乎險中其義不困

窮矣悔亡得願亦以此几通作机其音同其義亦同虞翻曰換
廟中故設机說文凭古馮屍古居処古處皆从几得几而止凭

几與薦几音義同几象几形實一物下基者貴以賤為本高以
下為基剛來居二之義也

渙訓為文六月卦言陰陽相雜渙有其文故易之渙太玄象之
以文曰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此渙之義也

卦象風行水上而文成焉故訓為文卦氣圖與睽對太玄象之
以戾曰陽氣乎微物各乖離然則睽離也渙合也京氏易傳曰

水上見風渙然而合則渙又訓為合矣雜卦傳曰渙離也序卦
傳曰渙者散也謂離而合散而聚一字有數訓夫言豈一端而

已亦各有所當也學易者見序卦傳訓為散故渙卦爻辭皆以
散解之九五渙王居象曰正位也位可散乎失之甚矣六五渙

其羣无吉渙有正匪夷所思呂氏春秋曰渙者賢也羣者眾也
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渙為文章賢能之

象故有元吉之占如謂散其明黨則君子羣而不黨羣不可訓
為黨亦明矣朋黨非盛世所宜有也且朋黨散謂之无咎可矣

安得元吉乎象言光大光六者渙之正義非散之謂也光被四
表堯之文章則渙訓為文信矣正指五五互艮頤之正賁之正

渙之正皆有艮象九五渙之主聖明在上羣賢滿朝六四得位
承尊上同乎五陰為平地陽為高正匪夷所思者平地忽有高

正之象也卦名渙者謂天下已散而復聚之人心已離而復合
之如王莽篡漢更始中興將北都雒陽時光武為司隸校尉使

前整修宮室於是置僚屬一如舊章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皆冠幘衣婦人衣莫不笑之或驚而走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垂涕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非所謂渙有

正匪夷所思者哉正者君象也故離騷以高正喻君曰哀高正

之无女言有君而无臣也九五王居正位正之象或訓正為聚

失之陸氏釋文云有正姚作有近近古近字音記詩往近王舅箋云近讀若彼記之子之訛一作正上卦巽巽從正故曰

渙有正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王之位曰大寶王之名曰大號

以一人而臨萬邦攬四夷言傳號渙萬里奔走上下四方无所

不達故有渙汗之象焉渙王居者天子之居曰京京言高也大

也渙之象詩云命此文王於周於京言改號為周易邑為京所

謂渙也故象曰正位也白虎通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

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德合仁義

者稱王皇者亦何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

天下不為皇也說文云王者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云古之造

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參通之者王也孔

子曰一貫三為王然則皇也帝也王也皆大號也貫通三才謂

之王不煩一夫不擾一士謂之王居言王居安則天下皆安中

國合為一人萬姓通為一體故謂之渙渙之言合也通也如煩

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則堯舜且以為病王居安得无咎乎老

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為域中四大故曰大號俗訓號

為號令居為居積失之矣渙汗猶潰漉汗風行水上之象亦

為號令居為居積失之矣渙汗猶潰漉汗風行水上之象亦

為號令居為居積失之矣渙汗猶潰漉汗風行水上之象亦

為號令居為居積失之矣渙汗猶潰漉汗風行水上之象亦

所以狀其大也賈誼曰桀天子紂天王已滅之後士民詈之然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苟非王居无咎焉能正其位長保其崇高之富貴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坎爲通兌爲塞通塞各以其時當塞反適當通反塞是爲失時故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明節之初九當塞兌閉門之時矣兌爲口口者一身之門戶戶之庭門庭口之象也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塞兌閉門謂之慎密不密害成

終身不救老子之言信矣可不戒與也鬼谷子曰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皆出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揅闔制之以出入揅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然則節初當闔爲陰爲閉爲默節二當揅爲陽爲開爲言動靜語默各以其時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謝子

濟世

曰虞澤虞一名鷺愚謂虞與鶴

皆澤鳥中孚內卦澤也故九二象鶴初九象虞虞一名姻澤鳥一名獲田鳥似水鴉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似主守故名虞鳥之專壹而无他者也虞吉者言初九如虞之專壹无他則吉若亦他焉膠膠擾擾反不如虞之安於其澤矣故曰有他不燕不燕者謂不如虞之安於澤也六三時而鼓時而

罷時而泣時而歌皆所以形容其不安之兒故初九亦有戒辭焉虞與燕皆訓安禮葬日虞所以安神燕禮正歌備饗禮終司正西階上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於是說履升席坐乃安未安以前立行饗禮既安以後坐行燕禮曰燕日虞言初九當少安毋躁也然則不日吝何也比初下從上爲順故有他吉太過上撓下爲逆故有他吝中孚九在初故不言吝志未變故曰吉虞訓安兼訓守故澤虞爲守澤之鳥虞人爲守澤之官志未變守其位不思其外也詩云鶴鳴於九臯臯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鶴鳴在陰毛傳鄭箋皆作臯後人誤爲臯失其義矣水經注云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臯亭古臯澤字相似臯从大爲澤臯从本爲臯本古作𠂔故名與字乖學者但知臯不知臯

臯臯二字以相似而相亂也久矣孰能正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讀爲磨與和協吾與爾靡言相磨礪也荀子曰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所見者汚漫淫僻貪邪之行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此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義也好爵猶好德孟子謂之天爵靡之者師友之化漸靡之功故與善人處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與不善人處身且加於刑戮而亦不自知則靡之之功神矣化矣可不慎哉可不懼哉管子日漸也順也

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然則漸順服習久而化者靡之義也故曰剗靡勿釋牛車絕麟麟戶靡古作剗見法言省作靡或

訓為靡或訓為散皆失靡之之義矣史記蘇秦傳揣摩摩鄒誕生本作揣摩靡亦讀為摩衡

山王傳曰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合觀眾說則舊解之誤益明好爵木乎天吾與爾共有之

故願與爾共靡之九二比初九同德也傳所謂不知其子視其

友也九二應九五同德也傳所謂不知其君視其左右也此靡

之之人與靡之之事當於爻之同德比應君臣朋友間觀之故

曰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射之也輔拊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鶴鳴子和我爵爾靡惟其誠而已不誠其動人心不

神故誠又誠合於情精又精通於天雖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

況於有血氣者乎此中孚之所以信及豚魚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雞棲於桀劣能登牆雉之高飛不過一

文无戾天之翼而曰登天易之取象不若是之妄也翰一作翰

鷩音雉肥古用以郊天故曰登於天魯郊以丹雉祝日以斯鷩

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凡易之取象皆然无是事則亦無是象矣

然鷩音郊天古曰貞凶何也雉雞斷尾憚為義郊天之禽衣以

文繡其去死也不遠矣故象曰何可長也人之羣美外揚中无

實德者其猶丹雉之赤羽乎焉能去咎適足招凶郊不以誠天

亦不欲其祀也曲禮雞曰翰音亦言天子諸侯祭祀之禮諸侯

惟魯用丹雉爾雅謂之天雉逸周書謂之文翰言其有文彩形

若翬雉蜀人獻之一名鷩風一名澤特愚謂翰音即小過飛鳥

遺音鳥之飛且鳴者翬雉之屬其飛不高故宜下不宜上下吉

上凶中孚初九安於下而吉小過初六志在上則凶中孚與小過旁通故皆取象於鳥鴻雁一各翼於鴻雁

說者謂中孚象離小過象坎非也中孚坎象半見小過離象半見坎為信剛得中故名中孚離為鳥初上變小過橫成非字從

飛下彼象鳥飛下故曰不宜上宜下卦之初上皆有飛鳥之象

焉史記周季王使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而晉盧子諒贈崔温詩非子作飛子注云非與飛古文通漢梁相孔耽碑文亦非

作飛曰天授之性飛其學也小過橫成淵即古文飛字與非通用可知說文一象天亦象地一上

曰不天在上一下曰至地在下不者鳥飛上翔不下來至者鳥

飛至地不上去上六上翔固宜凶矣初六在下宜吉而凶者初

應四亦上翔不下來故凶離象鳥者外二陽象其翮中一陰象

腹背之毛鳥之所以能高飛者翮也腹背之毛增去一把飛不

為高下初上二爻變折其一翮矣雖欲高飛其可得乎故上六

爻辭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初六象辭曰飛鳥以凶不可如

何也亢龍有悔飛鳥以凶有不亢之龍无不飛之鳥故曰不可

如何然則无避災之道與安處其下不往何災也凡易言飛者

皆陽爻乾五飛龍遯上飛遯肥古易作飛王注云增繳不能及

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曰利飛遁以保名明夷初九於飛象高飛之鳥垂其

翼者所謂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飛之高故去之遠且速初

无傷象舊說失之小過初上二陰象鳥飛无翼故皆凶內經曰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陽明五月一陰生不利賓故曰害蜚蜚與

飛通害蜚者所謂飛鳥以凶與王氷曰蜚生化也害殺氣也殺

氣行則生化弭魚游於水鳥蜚於雲此化機之見於上下者也

飛鳥以凶是為害蜚則在上之化機息矣故曰不宜上宜下天
地陰陽有飛有伏當飛而伏謂之失時當伏而飛禍患隨之小
過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惟其時而已矣

者陰過也是為積陰
當伏而飛飛故凶

記論訓曰積陰則
仇積陽則飛小過

飛鳥遺之音虞仲翔曰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成
小過離去震存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仲翔好言象其說
近鑿小過有飛鳥之象故知其從晉來此漢儒卦變之說如其
說則晉奚為不取象於鳥也以此知虞說非也或云卦示以兆
如飛鳥遺音亦以意說而无根據又以不宜上宜下為鳥音則
尤鑿矣飛鳥遺音者翰音也爾雅蟲鳥皆名翰從蟲為翰從鳥
為翰皆曰天雞從蟲者一名莎雞如蝗而班其翅正赤六月中

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從鳥者一名丹雞其羽亦赤引吭長鳴必
先拊翼皆蟲鳥之飛而作聲者故皆以翰名所謂飛鳥遺音也
翬雉之屬且飛且鳴翱翔麥田之中悞歷蓬蒿之下終身未嘗
高飛遠舉故小過取象焉所謂不宜上宜下者以此莊子曰東
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猥猥而似无能引援而飛
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
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誠如此則安得有災眚乎紛紛猥猥飛
不高也爾雅謂之矰矰訓為竦言不能遠飛惟竦翅上下而已
上六過亢離凶其不免於災眚也宜哉鳶說文作鳶鳥之鷲者
从鳥从市陸甸曰鳶從市上為市鳶飛戾天故從市上逆而下
順也

初九曳其輪六二婦喪其茀坎為輪二至四互坎茀者車之蔽也自

二至上為重險二象輪曳之者初也初非輪離无輪象乃曳輪者二

為婦車初曳其輪故二喪其茀之前有險當濟之時眾皆競濟

初能曳而止之所謂見險而能止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喪茀

與曳輪同義皆不行之象初與二近而相得其濟之人故其象

如此喪茀而復得者言今非其時待時而動得中道也柔得中

故小者亨既濟之六二即坎之初六初六以失道凶則六二以

得道吉矣卦言初吉二與初皆吉可知三億四疑五失其時至

上而厲其道窮也第一倫第淮南墜形訓曰燭龍在雁門北第

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則第訓為蔽信矣爾雅曰輿革前謂之輶

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第與蔽皆車後戶之名第者

以章輶之蔽者以簟衣之詩云簟第朱鞞鞞然則第與蔽異名而

同物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西鄰其象難

明說者多鑿愚謂二至上象習坎五與二對上下兩坎東西二

鄰言九五不如九三之得時也日東月西二離為日五坎為月

其象倒矣明非指二象言吉大來非小亨也似指九三又三與

五同功亦鄰之象二至五互離離為牛禴祭殺牛三五共之祭

同而受福不同者豈非以其時哉且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

三觀未濟之志行在四則知既濟之得時在三矣繫辭云易之

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孔穎達

謂西鄰受福指文王後儒皆云西鄰指二似非其象且二稱婦

謂象文王可乎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其事相類又既濟乃坎之三世九三為世爻故
象傳謂之時則西鄰指九三又何疑象言初吉終亂則得時在
內卦明甚或云受福指九五五雖未至於窮失其時矣而云得
時受福有是理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汔至汔濟皆指一爻古文井作井中一點瓶之象井二爻散漏
羸之象也至謂自上至下自此至彼說文一象地一在下為至
則至非上達之名未至下而瓶羸猶未濟水而濡尾坎為狐坎
初稱小狐猶漸初稱小子井以及泉為功濟以登岸為終汲井
未及泉故曰未有功濟水不登岸故曰不續終孟子曰有為者

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弃井也詩云无然畔援无
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君子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故能及於泉畔
援既絕歆羨不生故能登於岸井谷射鮒而无盈科成章之美
焉能及於泉小狐濡尾而有畔援歆羨之心焉能登於岸君子
觀井濟卦辭而悟修身之道焉首象上尾象初初濡尾上濡首
亦不續修之象也虞仲翔謂否二之五成未濟乾五之二坤殺
不行故曰不續終失之矣天下豈有以不續終為利者哉或云
汔至汔濟皆指五亦失之井五寒泉之測濟五暉吉之光非井
之有功濟之有終者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道義者性之德也存存者性之才也於文才子為存才俗作才存俗

存作蓋才子則能繼故善繼謂之孝能繼則能成能成則能存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惟能存之故能繼之成之孟子所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以此不才子則不能繼不能繼則不能成不能成則不能存孟子所謂或相倍蓰而无算不能盡其才者以此成性者成己性謂之仁成物性謂之知皆性之德故曰成性然非繼之存之則不能成己性又何以成物性焉可謂之成性乎成性非本成之性天命之必待人成之中庸言盡誠能盡則能成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是爲成己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爲成物性苟非繼之者善則人物之性安得成哉道義之門乾坤之門也於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故分乾坤言之曰戶合乾坤言之曰門乾坤之門一

陰一陽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道義之門舊說謂繼之成之皆在天非在人之事其說益多其理益晦中庸言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所以贊天地之化育卽易所謂繼之者成之者也繼之成之正所以贊化育安得謂在天非在人之事乎又言成己成物者性之德中庸發明成性如此其詳學者不合而觀之宜其蔽也孟子言爲不善非才之辜則繼善成性乃才之功言性不言才則其說不備吾故特揭之以待後之學者成性所以成人其質既美文以禮樂所謂道義之門也故曰立於禮成於樂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地之宜者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二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三曰丘陵動物宜羽植物宜巖四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

五日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所謂地之宜者其略如此一作
天地之宜者後人不知而妄加之者也吾聞有地宜未聞有天
宜
大過取象棺槨說者謂木在澤中不葬於土而葬於澤是很子
葬父也恐无是理又云取象於人而後說亦非葬者藏也何說
之有山上木爲高木地中木爲生木火上木火下木爲爨木澤
上木爲虛木地上木爲觀木水上木爲行木水下木爲汲木澤
下木爲滅木虛木象舟虛觀木象門闕行木象舟行汲木象汲
井滅木象棺槨先儒謂大過有死象焉不取說爲義也滅木爲
死木故有死象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荀子言之詳矣日積

微成大月不如日時不如月歲不如時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
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爲積
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財物貨寶以
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積微之謂也積微成顯積隱成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君子慎獨其積於獨乎獨者夜行之謂也人所不見故曰夜行
積善成名惟夜行者能之日積爲月月積爲時時積爲歲此大
禹所以惜寸陰文王所以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可謂能積微
者矣詩曰德輶如毛蓋言善之小也如毛之善積成丘山民鮮
克舉豈非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哉弗爲故弗克能舉之故能
積之孳孳爲利者積而成富孳孳爲善者積而成名積善有餘

慶音羌積不善有餘殃故君子慎所積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百十三終

漢董樂 封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